

西藥略釋 卷一

寅 65

4

共4冊

光緒十二年重刊

新 增

西藥略釋

光祖

羊城博濟醫局藏板

序

自中土本草綱目一出，莫不以為藥類美備矣。然究之，華藥多泛而無憑，西藥較實而有據。嘗考大英、大美、大法、大俄、大德諸國，每國中向有醫局數百，而所用之藥靡不精詳。如某症用某藥，則功小而緩；而用某藥，則功大而速。既有實驗，然後達諸新報，佈告同人。而且症有新舊輕重之殊，人有老少壯弱之異，莫不條分縷析。此西醫用藥所為實而有據也。夫西國名醫所譯醫書不少，惟未發明藥性如何，功用如何，是以華人未達，不敢遽嘗耳。

嘉醫士病瘳在抱胞與為懷既以西醫普濟夫華人復欲以西藥悉傳於中土斯非中外一體之意耶獨是西藥甚繁或為瀉劑或為吐劑或為補劑或為斂劑不一而足外此則或發表或化痰或殺蟲或攻病或調經或平脈或平腦亦難枚舉又況能解酸能引炎能止痛能寧睡能利小便能行氣血而諸藥之類多奇效者更不可勝數也然則識未廣心未細豈足與言兩藥哉蓋西醫凡遇一藥則必敘明出處敘明製法辨其形性詳其功用精益求精故能以少許勝人多許也至若其力雄其

用廣而該藥之能入數門者、並不嫌迭見焉。余與
嘉醫士周旋日久、知其仁濟情深、因即泰西藥品
切於時用者、相與譯為西藥略釋一書、蓋是書然
費苦心、不知幾經博覽、幾經細覈、而始譯成也。然
嘉醫士於此、猶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 大國手
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則其用藥
之精細、亦概可見矣。今書已纂成、問叙於余、余愧
非世擅歧黃者、然生平紅摹杏林、香懷橘井、嘗歷
考本草醫方諸書、窮原竟委、方謂藥經闡發已極
周詳、及觀西藥臚陳、尚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然

後嘆醫學之愈推而愈廣也。醫者誠合此書濟世。
將有以補本草所未備，及未精者，庶幾盡美而盡
善焉。惟是語由繙譯，祇期顯淺，不事艱深。至若典
叙桐雷，詞鋪芝露，仍俟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彌切
翹瞻矣。是為序。

光緒元年乙亥孟冬上澣莆田林湘東謹序并書

西藥畧釋

孔繼良譯撰

嘉約翰校正

總論

凡人不能無疾病此藥之所由而設也大抵藥不一端爲用甚廣金石草木種類各別有可作食品者如白糖猪膏蛋白及油酒等物是有用以配製食物者如生薑火硝椒末芥末白醋葱頭等類是顧以上諸物其用以作藥者尙少而不徒用以爲藥者尤多也若物之專入藥品者味固多苦而臭亦異常有服之而令身體弗安臟腑發力者如服吐瀉等劑是也有服之能令

西醫學采
卷一
經言
臟腑和緩者如服止痛寧睡劑是至服藥不惟無濟而反有壞
亦祇由用之不當耳夫物之可作藥者非必盡有壞人之霸
而物之有霸力壞人者亦非必盡可作藥大概藥之爲物其有
能壞人而亦有能療人者居多也第或損或益而在藥之爲力
初非有異惟服之得中斯藥之發力亦得中故能益服之太過
故能損而已乃若採毒物以入藥其毒之大者功力愈大其毒
之小者功力亦小是在乎善用不善用耳蓋用之得法則立能
奏効而用之失宜則反以貽害可不慎歟然此理不特藥品爲
然也卽推之光熱亦然試觀光熱固能養育生物然使光熱太
甚詎不反有壞之乎其理亦由是耳獨是治病固賴乎藥也而

藥又不能獨收其效故藥祇爲却病之一端也而治法則包括甚廣天時人事水土風俗或藉日之光或吸空之氣或擇風土之高厚地利之和暖寬心制慾守靜勿急及凡一切寤寐行動居處飲食皆非關乎藥力當可去病療疾他如暖水之氣可發表電氣之力能壯筋亦屬天工人事以補草木所不及金石所未備者也故苟能於未病時寡慾養心斯勝臨病時求醫問藥千萬倍矣可知金石草木之不足恃而居恒調養爲尤宜謹也然論醫者之本分不獨以胗脈開方足盡厥職凡以上各事皆當留心審慎使徒開一方胗一脉以作營求之計不徒大失爲醫之本分亦有愧濟治之本心也且夫治法中更有不用藥而

用器者如割症之刀針鉗剪製造精詳措施美備是又以智巧奏功者也至若以藥劑爲功者則必透識精詳深明底蘊庶克用之無誤耳且藥類之載在書者甚繁舉凡金類木類草類及禽獸中之可取爲藥者如鹿茸麝香等物皆宜覈其來歷辨其形性而且選藥製藥之功亦宜知其大旨至諸藥功力不同或宜於此或宜於彼用藥者由當變化從心也今設有一症於此而數藥皆可治固宜會而通之至各藥尙有諸多妙用不又當分而覈之耶蓋天下嘗有一藥或能療一症或能療數症者是宜將詳論之書而細察也抑嘗有一病或宜用一藥或宜用數藥者是又當將詳論諸症之書而深究也

論藥之源

藥類之所出見於草木金石與鳥獸者不一而足惟其功力獨在其精華而已夫草木金石固有精華可取而鳥獸亦惟用其最要之處如龐取其膏熊角其胆顧不加以化覈泡製則雜質藏於內而精華反爲所滅矣然則藥固貴用其精華而精華必待覈煉而後得也又況製一藥嘗得二藥以用之如金鷄納霜之得自先高擎樹摩啡之得自鴉片烟泥是也然取金類以作藥其中不無雜質仍宜用法去清方得純淨若藥之取於生植物者亦非全體均有功用誠以此中有合用有不合用者宜細擇焉且生植物之藥有取其未成者製之有取其已成者製之則孰宜於生孰

宜於熟概宜細察也、又況有同是一藥而所函之質亦有幾種
則製藥者雖均入取究宜分晰至若植物之藥多生南方蓋因
多熱也少產北方蓋因多寒也然縱將南方植物移植北方而
寃之藥力亦遜其半且取植物以爲藥其產於肥田者功力則
較勝磽田其近於鹹水者功力亦較多於淡水是宜洞悉也然
而藥之功用初非揣測者所能知也溯其始緣古者患病爰採
各藥嘗試而後知之耳

論識藥之功用

蓋用藥資乎見識必真經鍊乃能操必勝之權是凡藥固前人
經驗必效者或千載或百年積累相傳始克有藥且多不能入

飲食之類，則其質性氣味，非平和可知，則藥固非可輕於嘗試者也。然則辨藥者，亦因偶爾自嘗，而知其爲藥乎？抑或適見禽獸有疾，因食某樹某根以就愈，於以知其藥能療病乎？且問之天下各國，皆以爲藥之來源，未易究其底蘊。然每病時，必須服藥，而藥到自知其合與不合，有深心者，自可於此悟矣。顧必先有成見於心，而後證之於書，驗之於人，一日之見識，須費百日之參考，兢兢業業，念茲在茲，庶幾參考日深，見識日廣耳。夫何謂自有成見於心？設人當實熱口渴之際，孰不欲得涼水而飲之？雖然，涼水之於熱症，亦有合有不合者，然卽此一端，亦可爲識藥之一助云爾。

且夫病更有不治而自愈者其轉機常可見之或自汗或自利或瀉或嘔或流鼻血或發出皮膚而病自愈者是皆內積成病得外洩而自痊之理也由是則有擬用發表之劑者焉然必先於禽獸試之或人偶然嘗試始知其有斯力耳不然何能憶其爲表劑哉厥後又有以熱水之氣蒸發見汗者至今常多用之而奏效不少其餘作嘔亦有用暖水以助之者凡此皆經前人嘗試而驗者庶後人乃得用耳顧藥有始自古人而用者亦有始自今人而用者而要非考覈既確未可妄用彼世俗所用之藥類多純雜弗一惟習而不察故未知其弊端耳抑知藥宜小心試驗慎勿輕信謠言卽服後偶有功效亦未可遽以爲實醫

者須深明臟腑體用如何，然後投以藥劑，庶能百發百中。且夫人類固有壯弱之不同，或父母遺傳單薄，加以培養失宜，居處不潔，飲食無度，種種弊端，皆身體孱弱，百疾易生。因疾叢見，縱有靈丹妙藥，亦罔可有救之機。是病不足以藥治者也。再論藥石，更有純雜之不一，有原質之性，有配製之性，或多或少，有重有輕，選擇不精，配合匪當，則投之無功，是又藥之誤病者也。故論病則極難，而用藥亦非易。醫者凡遇大症，須先將病之來歷詢明，一切隨錄於簿，而後每日用藥如何，曾否應驗，亦宜陸續登誌，如此，則症既詳明，自可變通而治也。西國良醫多遵是法。

至論學醫之道既須考識各藥之源尤當先明治病之理夫何以謂之曰治治也者去吾體內本無之疵累還其臟腑固有之良能也夫人受天地以生賦稟原無疾病偶染之則本來之功用必有所不安矣然聽其不安則久之必有所損勢必設法以安之此藥之所由而用也夫藥之功力爲何亦惟有扶其自然之力助其固有之功而已故遇虛則補之實則消之亂則合之寒則通之如此庶可安其所不安治其所未治至於退疾復元猶在自然固有之力而非獨以藥見功者也由此觀之藥劑固可以安功用而功用始足以祛疾回生故當耄期之年功用全失則雖聖藥靈丹亦不能延年益壽也按病人之臟腑雖當病

時其功用時有摧疾之力試觀勞瘵之人其肺內之壞體常可
自化而成乳餅嗣後即可無害此非藥力所能爲而亦本來功
用之良能也然則治病之法最妙莫如暫保其功力使其力有
可緩則功可盡施也

再觀皮外傷損常能不治而自愈病狀雖屬輕小而究其埋口
平復之力要亦在自然之良能也何則大凡所傷之處必有生
長之機既生明汁復長生珠血管串連肌肉彌縫此皆自然之
力千載以來人竟不明其理反妄加膏丹誤施藥料倘治之不
合反增其苦豈不誤哉且由外皮傷損推而至皮膚瘡疥亦同
其類及凡疾病亦皆有自然却病之理時或力不足未克盡退

其疾然亦未嘗不可減輕其勢獨是病勢時重極力亦不能祛之則須藥以助耳然凡病必有其始不拘何病初起必有一處不舒或四肢或臟腑各具自然驅病之力譬如眼內偶爲沙泥吹入該眼必覺痛鬱不舒始則閉閉阻礙或以手擦之繼則發淚以沖之終且血管亦脹紅炎腫熾甚或發瞼無非欲沙泥得出此皆眼內祛逐沙泥之固有功能也再如偶食不合之物或令胃內皮不安始必發悶作嘔甚或瀉務將其物逐出乃止此又胃腸本來之功力醫者祇可用藥以助之或令其多發津液或保其腸不失力可也更有內受積鬱得外洩而可免病者或流鼻血或瀉或汗而病自愈者又有病在危急之候忽見轉机

者常於大熱症見之或一處流血或瀉或汗或小便清長人卽清爽此其忽愈之機必有一定之期察內科熱症自可知之若有自然而然之勢醫者須聽其自然惟有設法以保全其力扶助其精神則智矣夫何謂保全其力扶助其神卽以大熱症而論當其始也旣寧睡而安腦使無譫語昏昧之態自可聽其轉機之後則囑其戒口勿勞靜養足睡此卽莫大之功若能如法謹慎則勝服藥十倍矣願勿視爲淺常而輕忽之則幸甚況夫病症不一有雖用藥而罔效者亦有不需藥而自愈者其在罔效之症固不必論而在自愈之症則縱投藥見效亦不得遽以爲是藥之功也

論品評藥性

欲知藥何以能治病，必須先明二理。一則藥果有愈疾之力乎？二則藥何以施其力？對曰：藥固有愈疾之力，然必用之合乎其力，且必以藥之力助其自然之力，則事無不濟矣。是非卓於識見者不可。卽藥之何以施其力，亦更資乎見識，必久經試驗者，乃克窺其奧。且試藥之法，必先於無病者服後，見其功力如此，更試以禽獸，又見其如彼，必有確據，然後乃載之於書，行之於世。蓋藥原爲治病之設，用藥者必須深明斯藥之功，明證斯藥之效，庶幾可以言藥耳。不然，何貴有醫者乎？是則爲醫者，固宜於藥之功力，日加考覈，此藥之所由愈出而愈多也。且驗藥不

獨有識藥之明尤貴有識病之原驗病之狀而病狀之中又有忽然遷變之態勿驟信以因服藥而致者蓋因服藥見效而病狀忽改者固不少卽因自然之力而病見轉機者亦正多醫者旣不可歸功於已仍不可歸功於藥縱使藥有其功亦不過能助其自然之力以却病而已是故善醫者首貴保其天工然後更慎其人工庶幾明治病之理耳而尤爲當慎者乃初劑用藥苟非考察至真常多錯誤是更不可不慎也

況前人相沿所用之藥亦多泛設若非從中細覈又安知其多無功用也茲則試驗之法更詳復覈出諸多新藥以供療症醫者宜博覽焉凡驗藥之功力宜以各症核之蓋症有新舊輕重

不同而用藥亦貴得宜，服後則細驗病情如何，功效大小，便可定其藥品。

然苟病症自起至止，皆循乎一定之勢，無忽兼別症，或突見危急，則藥亦易施治，故能確察起病之原，證驗服藥之效，按部就班，自無不愈也。是以醫者，首貴能明病之來歷，用藥尤資乎卓識，更能善理其自然之功，庶可以言藥耳。有一不到，即不可以言醫，更或另開生面，或左道惑人，則害世深重，罪不容誅。有司當絕禁之。且夫善理自然之力者，其奧妙更難預言。醫者宜隨機應變，如遇發炎之症，必須合其靜息，然肺爲呼吸之部，時需用力，刻不能息，倘遇肺發炎，則將何以令其息乎？昔人每以，在

放血減其炎勢。世世相沿，皆以爲可以見效。孰不知肺發炎可以自愈，而非放血可以奏功。間於初起用之，或可減病。不然，則反增其苦耳。蓋在初起，炎勢正盛，放血固益。且此時明汁尚少，常可自散，故功非必盡。因放血而成，而出乎自然之力者尤多也。再若用藥，則非經於病者明白屢驗，更不可驟指其有功。縱使於無病者，服後見其功力如此，以爲合於某病，或更經用於病而偶有效，仍不可盡信爲藥之功。蓋其中每有自愈之機，稍迎合之，即成其效，故不可以一人一地，一事一時，而可定某藥有治某症之功。必隨時參考，今昔互證，既經爲經見，亦共信共聞，乃有實濟耳。

且良醫識藥愈真，見識愈廣，而益言藥無治病之功。然時或得一藥以助其自然之力，則效驗特奇，是既不得謂藥無益，亦不得謂藥無損也。惟在善用者而已。且夫試藥於無病者，謂之格藥之性，驗藥於有病者，謂之治病之功。而藥之性易格，而病之治難成，蓋無病嘗藥，功力可以立見，而有病服藥，效驗未必驟呈，臟腑既有不同，形勢常多遷變，兼連之事不一端，自然之力不一定，故雖於無病者，知某藥之有某功效，仍不能於某症而見其果效，蓋藥之在無病者之臟腑，與在有病者，常相懸殊，然能於其互相懸殊之處考其所以然之故，則必當於其肢體臟腑與功力內證驗之。如此，則雖不能於藥性一道得其全旨，然

較之徒試於無病者，又進一境矣。

且西國品評藥劑，更有一法，譬有十人於此，同患一症，醫者或用此藥療之，或用彼藥療之，服後則核其獲效人數多寡，即可定藥力之優劣。顧同此一症，亦宜分孰老孰幼，孰壯孰弱，庶無遺憾。否則此法未可妄用也。大抵士農工商人，故不一而北寒南熱，地亦各殊，所以同服是藥，而藥之功力，亦不盡同。卽曩者身體或有染症，或無染症，而見效仍有微別。醫者於此，豈容混視？夫在無病之人，其試驗夫藥，尚有如是分辨，况患病者，內臟功用，又與無病者迥異乎？是知用藥療症，尤貴小心翼翼矣。獨是論病症，則各有不同，如大熱症，則週身之肢體臟腑，罔非

受病之處別症絕無此勢。蓋病症固無二者相同，可知藥之功力，不獨在無病者與在有病者，固相懸殊，即在此症與在彼症亦大相逕庭。故藥到無病者之口，則可必其功力如是，而藥至病者之胃，則未敢保其性能如是也。其所以然之故，是非評驗之，不足以盡信。試卽以拔毒膏卽用膏而驗之，苟貼之於無患者，則頃刻必紅腫，隨起水泡，嗣後水乾，則可平復。若於霍亂症當身冷脈遲之際，而以此膏藥貼之，則無紅無泡。然若於生血蛇之人，正貼在瘡疽之處，則痛不可忍，且紅腫而潰爛。惟於外皮一二處生瘡發炎，則貼之又可治愈。又如鐵質之劑，於衰弱虛弱癱瘓血薄，最有功效者，苟無病者服之，則無冒使結，且或

頭痛頭昏是二者不同之明證也。○再如濃酒於傳染熱症與癇症者可以多飲而不醉，若常人多服則昏醉，他如鴉片亦然，且常人飲酒每見脈數、頭熱、身熱、面紅、眼亮等狀，而傳染熱症者飲之則反能定精神、止譫語、退身熱並去面上灰土之色，是又兩相反者也。鴉片一藥最爲歛大腸者於受鉛毒肚痛便結一症，則鴉片又可以解瀉之。○銻錦葡萄散乃嘔藥中之最猛者，在神虛昏昧與氣力衰頹之人，雖大服不嘔，若胃熱者則些少亦大嘔，可知藥性亦因症而行，苟固執其性而不明其理，則又誤矣。而評藥性更有良法，凡遇因誤服別藥或服藥大過，而症反增者，須於其錯誤之中而核其藥之如何發力，更觀其用。

何藥可以解之

內科全書誤食炎症
醫論文此可終而觀之

此則較用禽獸驗藥又進一境矣

由參考互證自然見之愈廣識之愈深各藥之性自可了然或應服入胃者或應射入皮者與凡外貼內射入腦入血種類各別功力不一皆當逐一明悉庶爲醫學之初基由是分兩輕重或開水服或煎汁飲或分用或和勻分毫不紊庶得用藥之理猶須按部就班守權達變然後乃於醫藥之中有所把握倘無實據而臆度嘗試未有不至誤者矣

如謙落之藥人服之則有毒而牛服之則無傷鴉片之物人食則險而兔食則安信石一物人食則死而馬食則生然則藥同一功用而人與畜食之其迥異如此而謂用藥者可不察之乎

總之業醫者必須於藥性體認的確，於無病者試驗其功力。如此次於有病者窺察其功力若何，既不可拘於一己之見識，而私心自用，更不可因一藥之偶效而自恃爲功，庶可於醫道精益求精耳。

論驗藥功用

夫試藥之法有二：一則視其如何行至病處，二則觀其功效何以轉危爲安。故首則在配用合宜，務使藥到卽行於某經治其某病，而功效則包括天天工入事與藥力合而爲之，乃可以去病，乃可以復原。故或以此助彼，或以人事助天工，其功可全也。然而奏功成效，皆資識藥之發力，配用之精妙。苟不識藥力用

之不合而欲其痊也勢必不能

論藥治患處之力

夫藥敷於外患其功力最易明之且由外之效驗更可推測於內腑焉試觀藥力之發於外患者每分各處不同有行之緩者有行之急者如用藥塗於等閑之處則功力甚遲塗於眼鼻則力速而勢偉且用藥又宜驗其在身體如何若當瘧疾發冷之際霍亂脈沉之時縱貼弔膏而皮不紅且此理不特外治爲然卽內服亦然如當膽脉積血飲酒吸烟過醉之時縱服吐瀉之劑亦不瀉不嘔若論外治之藥其立見功效者不一如藥膏則能潤患處弔膏則能發水泡丹丸散則能打爛皮肉是也善醫

者觀外之如何應驗而內服亦可推測蓋內服之功原勝外治此殆因胃與大小腸之內皮而藥易透入也若內皮發出津液而潛敗夫藥則服亦罔濟是又不可不知也至內服之功有二其於胃與大小腸之內皮一能令津液生多一能令津液減少多生津液者如服吐瀉藥是少發津液者如服斂藥是且服吐瀉斂各劑並能令內皮津液頓變而爲良也

乃或疑外治之道莫通於內科亦知用藥外塗而由外亦可透內試觀以膏藥療骨痛卽能透入骨髓以顛茄膏塗眼蓋卽能令眸子散大是外治之功亦不遜於內服矣要之敷於外者其藥掣夫患處而足顯其功而服於內者其藥亦凝於胃與大小

腸之內皮而尤徵其效也

論藥有應數處之功

所謂能應數處者、乃於原用一處見功之後、更於別處徵功、如士的年與斑蝥二者、乃敷貼外皮之用耳、而士的年又能壯腦髓、斑蝥復能令膀胱發炎、然此二者亦小可而已、常有服一藥而應驗者數處、正不知其藥力之行、伊於胡底也、細考藥能多應別處者、其路有二、一因行於筋筋、一因行於血管、故能於肢體臟腑遍行週至也、或謂藥之功、乃由筋筋或血管之外而發、而不知筋筋血管與各臟腑相關連、藥到卽散發其功力、是筋筋與血管皆能運藥力於各處、而要血管者尤多、蓋筋筋尙有

不到之處而血管則無所不到也。且更有藥用以治腦病而不入腦筋，反入血管者，可知行於血脉固多也。然而藥又有不入腦筋亦不入血脉，卽應驗不爽者，如用電氣，卽有感於腦筋，而立作抽縮之狀。服嘔藥，卽作悶發嘔。服瀉藥，卽肚攬便稀。此皆未入血，卽於胃腸內皮發力，而各狀皆見者也。又如鼻嗅綠氣與輕淡氣，則腦筋卽行發力，並令氣管口合閉，是皆宜察及其中理也。

論藥何以入血

自將血管考，而知其管原有洩氣之勢，卽此究查藥何以入血，及何以洩散於各處之理。百餘年前，醫家經設法於外皮試驗，

於是由于百年而來，自外皮漸及於內腑各部，亦皆次第察覺矣。今夫藥之所入，亦因其形性與某臟某腑相屬合，而卽入之。然何以知某藥能入某部，蓋藥必有形色性味，一經入血之後，其色味必將散出，故觀其由某部散出，卽知其與某部相屬矣。顧論藥之種類不一，約而言之，金石草木，鹽酸油糖，皆有氣味形色，可以考據，勿論在胃爲津液所化者幾何，化剩從大腸而出者又幾何，尙必留有色味，足可考證，卽如松節油，或服或擦，而小便卽有該油之味，可知此藥與內腎相屬，是必由血管運入內腎也。况服麝香、阿魏樟腦、葱頭等物，而發出之汗，仍有該藥之臭，且服大黃洋靛等物，而所發之汗，亦有該藥之色，甚至醉

後呼吸亦有酒氣此皆顯而易見者也

或疑藥之所入非由血管散佈然亦何怪其疑乎蓋見用藥不見發力或反覺停滯或施藥於此處而力應於彼更或力久不化而變性改形是誠可疑而難信者也然獨不思人身之所長亦賴食物化而入胃腸之吸液管與迴血管運達週身然則藥之能入不亦同此理哉雖然吸液管與迴血管皆有吸藥入內之力而藥之入迴管較入吸液管者尤多蓋迴管旣闊大而稠密故藥之入迴血管者旣多且稠也

論藥入血之難易

夫藥惟用水化者入血最易不然則須胃腸之津液以化之矣

然藥以水化者最易發力若丸散則或有不能化者不但不發力抑且留於腸內既不瀉出又不克化更或再服則積之愈多反滋別禍由此觀之藥固以水化者爲最益也

論藥入血之難

夫藥每由血而入上文已辨明之然其中不無阻隔之事如皮膚生厚則外敷之藥不能入按藥用外敷則入血之勢本易然若久患而皮性堅厚則常有所隔嘗見生疥癩致皮腠皆堅實厚澀者雖有猛藥不能盡攝又如吸核失力身虛力薄者服藥亦難到家再若半身不遂而欲藥入癱瘓之肢也勢必不能縱試以提補之劑如輕淡與斑蝥其力亦未必能醒之

至論胃內則飽食之候，有碍藥之發力，故酐毒於飽腹者，則勢不甚偉。他如憂思激鬱，常足敗胃腸消化之功，而藥亦難以盡發其力，故每見腦脊受患，大便既結，服藥無功者，卽此故也。又見癲狂與抽筋之人，多服鴉片而不醉者，蓋亦因其藥不能發力之故耳。况在癲狂症，則服大嘔大瀉之劑，反見其寧睡安然，而用補藥，則性旣慢，而所入無幾，故有醫者，凡遇病關於腦，而藥發力者，甯以藥射入糞門，而不用以服入胃，及遇瘟疫熱症之有讖語者，亦以射而不以服，蓋服之功力，須數日乃見，而射者數時可發也。倘或不明此理，而以鴉片之劑服數次，更不見功，隨復用以射入肛門，則其功力又必太過矣。蓋前此所服之

鴉片將欲發力而後此者復又射入以助之則一時而互相發作人將何以勝其力哉是故醫者貴明理也又如霍亂症胃腸功用亦失食物不能消藥性亦難入傷食嘔吐症藥力雖較易發而食物絕不能納之於此二者用藥又當分其老幼蓋幼者之功用極偉而老者極弱故遇童年則分兩當輕老者當重中年則既不可多又不可少深心人能勿於此留意乎

論藥入血之路與所發之力

按藥可行於週身臟腑肢體無不可到然功力則各處不同有行於此而發力特大者有行於彼而發力無幾者醫者當考察之如迴血管舌肺胃肛門膀胱婦女之陰戶與眼鼻口耳各處

內皮及外皮內腠皆藥所易入之路。因各處皆有津液與藥混合，故易入血。且有腦筋與各臟腑相連，故藥易行也。以下分論各處受藥之勢

論藥射入迴管

用藥之法不一，而射入迴管一法，始自百年之前。初以無病之人試之，將其臂之大迴管刺破，而以瀉油四錢射入，約半點鐘，覺其呼吸已有該油之氣味。於是知其力可行於週身，與服無異。故凡遇食管塞閉，脈管暫停，或因過服治臍之劑，而昏迷多飲濃酒而醉倒，與抽筋、癲狗噬毒及霍亂等症，藥幾不能服者，皆可用射入迴管之法也。

論藥服入胃

胃者受藥入血之正路也空腹尤益故服藥每於清辰之際倘飽食服藥不獨發力遲且恐藥與食物混合則有變形改性之虞卽如鹽類與銀養倘飽食後服之則令胃不安多服則有毒又如因別處受病累胃不安或消化無力或胃本體原有病藥入不能發力甚至胃不受藥而吐者亦有之凡遇發力不足者則須以行氣行血者以助其力或用藥在腹外敷或以水射入肛門皆可倘至胃不受藥則須以靜脈安腦者以平其胃或以安胃之藥敷於外或以鴉片射入皮蓋剛者柔之柔者剛之務使調合盡善則事無不濟矣

夫服藥莫快於藥水與藥酒二者因其入胃行攝極易故藥每

多用藥水泡製愈勻，入血愈易。而本來係屬流質者，尤比泡更妙。若丸散，則須胃腸內皮之津液以化之，乃可入血。然凡屬金石之類，水不易化者，每易爲胃腸之津液化之。如鐵汞錠等類，是其有胃腸之津液不能化者，又易爲甜肉汁與肝汁化之。如硫磺與碘，及各等油類，皆賴甜肉與肝之力焉。夫胃與百體相關，應與血脈相表裏。藥至胃，卽入血。試觀服表劑後，頃刻卽汗，他如各部專治之藥，亦莫不可由胃而進至焉。可知胃腸之津液，原有化藥治病之功也。

論藥由肛門入

肛門之津液，與胃內者相反。凡藥爲胃所不受者，則宜射入肛

門、而肛門不能化者、又當服入胃、如鉛霜一藥、入胃則可化血、而射入肛門則不能、然當病久、胃不納物、則須由肛門射入、不足以養生、惟辛辣之品則不合、恐令發紅、則痛癢不堪矣、蓋肛門內皮受藥、固不及胃內之多、然若胃不堪用、則以提補之品射人、亦足暫時度命、是則此法、誠益於胃病之人矣、而非但此也、凡遇鎖喉食管塞閉、吞不下咽、或大小腸、膀胱、婦人子宮、與腎穴等處受病、皆賴此法、一切提血氣、壯筋骨、止痛、與及斂藥、均宜於此、又有以藥之氣味薰人者、如熱水、生煙、炭養氣、嚙囉方、伊打酒等、或用以止抽筋、或用以止痛、皆可奏效、惟當射時、須先以清水洗射殆淨、然後用藥可也、

論吹藥入口與喉

此法除因口內或喉嚨受患之外，別無他用。如牙痛、齒炎、喉痛、口起水泡、喉嚨發炎、生假皮，卽白喉症，與及鼻後孔、杏仁核、聲管、頸大脈管等處生瘡發膿等症，皆宜之。

論用藥於外皮

藥之所用以射入皮者有二端：一因皮腠之內受病，一因打弔膏起水泡以藥滲入，使藥由此入血以理內患。按前人外皮用藥，不過藥油、與止痛或消腫之各膏藥而已。漸則有用水銀膏以治療毒者，久之亦有用打弔膏而能使小便痛者，近又知吸核吸管，亦可由外皮運藥以入者。其餘有具某色某味之藥，入

皮後皆可於汗與小便內察出近又有以水和藥水洗浸而令其藥由外皮潛入者然水有冷熱不同出入亦有多寡各異或謂所用之水熱至寒暑表七十七度則與本身之熱氣相等水氣不能攝入於身人氣亦不能洩出於水倘所用之水熱過此數則水氣勝人氣而水氣自可攝入人身愈熱則攝入愈速而多若所用之水不及此數則人氣勝水氣而人氣反洩出於水且水愈涼則洩出之氣愈多而快並所用之藥必須較服者多數十倍乃可冀其藥入血內蓋嘗有用鍼鍉至一百十五滴浸後而小便內無該藥之味可知藥由是路而入誠非易易也雖然亦有少許用之而其形色氣味隨即可見者如斑蝥芥末輕

淡水，哥囉方，伊打酒，松節油及各止痛藥，皆易由皮入內，故浸時即可入血，緣以上各藥性皆猛烈，故易攝吸，而哥囉方尤屬最烈，嘗將猪腳浸入哥囉方，頃刻間，皮即紅燄，藥行入皮，攝及血脉，故醫者首貴識藥，然後用之乃神耳。夫藥水浸潤，雖可由皮入血，然較之以藥外敷之法，則功力尤捷，蓋凡外皮之上有外膚一層，體堅而糠，過此乃爲皮膜，藥不至皮膜，不能入血，故凡力薄之品，不能入膜，須設法逼藥入膚，抵於內膜，庶血管可入，內症可療耳。細考其法有三：一則專向外皮敷之，二則先貼弔膏，令發水泡，而後以藥敷之，三則用小水節刺入皮裏，而以藥水射之。

其專向外皮敷治之法，妙處亦有三。一則專攻患處，而症自可
遏。一則從外敷治，而內症亦可引出。一則令其透入血管，並可
療治內症。但此法當以汞鍼各膏爲最，次則樟腦鴉片，或用酒，
或用油開調，均合。惟藥力常可深入，功力亦甚偉捷。若欲敷貼，
卽應於最近之處，或瘡口之上，均宜。倘欲藥入血內，以療內症，
則須擇一便宜之處，或在兩臂兩腿之裏，或頸胸之前皆可。且
先須以暖水洗淨，然後當敷時，又須視該處或涼或熱，蓋貼於
發熱之處，藥性入之不多，可知除用藥敷貼之外，一切洗淨包
裹與凡保護勿動等事，更宜小心也。卽當洗淨時，亦有用各等
藥水者，或藉此以行血安腦，或將此以止痛止血等事，在在皆

有所措施故雖似外治之法而實可清理內患以助外痊也。外敷之法又有先將皮上衣發起然後用藥敷之者此雖外治頗與內服相同不拘人身何處但能使藥由皮膜入血則其功力自與由胃內皮入血相等雖藥之發力於肢體臟腑有彼此各別之異而用藥則不必限於某處苟能入血自無不當矣但遇用猛烈之法如烙炙則恐血肉已斃藥又鮮能行遍週身更宜審視該處本有發炎與否若正在炎腫之際則須先以潤藥不然藥亦不能入血

至論敷治之藥甚多如桂拏礦蠶摩啡鴉片顛茄佛茄兒毛地黃鴉囉藤黃土圭釐烟油水銀與鎳酒等皆平和而易入可以

各顯功能者也。他如大黃、渣笠、衣禮爹巴豆油、哥囉新、鈍錦葡、吐散等，則藥力較微而達用亦緩。

夫藥由皮入，其益不少。凡遇胃腸發炎，不能受藥，或瀉紅痢，生胃癰，腸炎等症，與小腸壞熱症，或喉嚨閉塞，吞不下咽，食管抽筋，生瘤，與有別物塞滯，又或胃腸失力，不能運藥入內，而腦筋尚有知覺，遇此，則施藥於皮，獲益不少。卽或藥味太辛辣，不能入口，亦可施之於皮。曾有因大便結閉，藥至胃，卽作嘔入肛門而復出者，隨用弔膏，先將外皮貼至起水泡，卽以哥囉新散，或鴉囉散，滲入泡內，卽見下瀉者。此又貴有權變之明也。然以該處受藥甚少，不能如服藥者之多，且藥水亦屬不合，故取用者

惟以藥散居多，其中以土的年摩啡桂哪草烏頭丁刀邊金雞納霜等爲最。次於此者，則鴉片與各等止痛藥，惟辛辣勢猛烈部不能忍受者，則不合藥水固不相宜。以其不能留貯於此，故雖多亦屬空費。藥油、藥膏，則敷貼甚便。但欲用藥以開膏油者，則以和勻爲貴。苟開和不勻，則藥不能入血，是故除猛烈之品，則究不如藥散之妙。其餘膏油，雖亦可用，然本屬藥散者，則以用散爲最妥。惟以散滲入泡內之後，仍須以膏藥貼附於外，或以軟布裹則妙矣。

至論將皮膚發起之法，不一。有用各等強水，將皮損潰者；有用烙炙者；有用滾水者；亦有用弔膏者。然以數者較之，則以弔膏

爲最宜以其霸力尙輕不致損傷深厚若烙灸強水則力甚猛卽輕淡水亦屬苦痛皆不宜之按用弔膏之法該膏約以方停一二寸爲度貼敷約兩三點鐘然後更以發潤藥膏敷至起泡將泡刺破滲以藥散可也或貼弔膏一兩點鐘隨將藥膏掀起一半暖水洗破流淨滲入藥散仍將藥膏貼回此法尤妙

凡藥施之於皮部者宜較服入胃者多兩三倍至施貼之處則以腹上部爲最益其次則在兩臂與兩腿亦可然若內腑有痛處施之尤益

更有一法能令藥由皮入血者名曰節射此則主用藥水始自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所用以摩啡士的年顛茄金雞納霜等藥

居多其中摩啡更屬常用此主止痛最宜會於腦筋痛風濕骨
痛等症屢試屢驗者也更有用匪罅稔的阿銳鏘葡萄散與巴
豆油等藥以射入皮者按由皮部受藥人血每以此法爲最捷
節射之時以入皮至腠爲度不可刺入腠裏至腠即可將藥水
射出其功力較別法旣捷且大嘗有用鑽酒一份照法射後見
功力勝別法三倍可知此法用藥不可多而其力則較別法更
大又嘗有用閑洋花水四厘射入皮後少頃卽見頭痛暈悶面
赤瞳人散大心攬喉聲口極乾渴如是者三日各狀始退且藥
之射入皮者功力常與服入胃者不同如麝香以射可以甯睡
巴豆油以射而不瀉是也又況藥入胃常有停滯變性之虞或

行於某經某部有所不合亦有阻限之弊

然而節射之法亦未必能盡善其中亦有覺不舒者此則在乎各人之宜忌與其所施之處及用藥多寡如巴豆油與鍛錫葡萄散射時不甚難忍射後每覺該處發熱不舒雖然較之貼膏尙比此法無痛蓋弔膏之力逼之於血脉而節射之力祇在皮膚而已然若射之太過則或不堪忍受耳又若用辛辣之品則射後該處必顯有紅熱之勢藥力多則愈甚更有浮腫者有塞厚者又有節刺之口未埋而流水或流濃者若數孔相連則恐有串瀆成瘡之弊蓋年長之人雖一處節射亦常十
八日刺口乃閉者不可不慎

至論射法，前人有用曲坑針者，其法與種痘無異。今則通用小水節內藏極細針管，尖利出入有羅絲管束。當射時，將針管推出，宣徐徐而下，麻藥可透入。此水節乃玻璃爲之，在外可見，針管插入若干，藥水射入幾何，故無錯誤。而水節更須緊貼皮外，以免藥水流洩可也。

至論外射之功，較之內服者尤速，且大，而藥用不多。如摩啡用以射入皮者，既少於服入胃而藥性可遍行全體，無處不到。若服入胃，則或腦筋不受用，或空腹，或飽食，或胃內皮無力，且或藥停滯不化，與胃精液混合，則改形易性之虞，如摩啡與鴉片，嘗見自仰阿芙蓉者，食至數錢，其力本足立弊，而有時可延至

可救者亦以其藥在胃內停滯不化之故耳。又况藥射入皮而胃得安閑無事。蓋常見敗胃作悶發嘔，大便結閉等事。因服藥而至者。如服止痛藥最能令胃不安。而射入皮者則可免。以上各事而治一二處受病。則未有善於此者。如止脣筋痛。與各處受痛難忍。則射入痛處而痛可立止。射於別處雖亦可止。然試以膏藥開鴉片、顛茄及各止痛藥敷貼。或製成藥水洗之。則必須於痛處施之。可知射於痛處始妙也。再若以之內服。則不但痛不能止。而藥性亦難行遍週身。然則止痛之法。誠以節射爲最善也。

或謂節射之法亦有險處。凡猛烈之劑。若偶入迴血管。運至腦

內則有忽然昏絕或頃刻弊命之虞然白用是法以來偶然昏昧者或有之突然弊命未之聞也雖然醫者亦不可不慎蓋凡遇猛烈之品則射法宜緩不宜急用藥宜少不宜多茲將各藥應用多寡列後

摩啡一厘分五次丁刀邊一西厘分卅四次士的年一厘分十四次草烏頭一厘分十六次惟金雞衲霜每次可用一二厘以上各藥乃最常施於此法者故特將分而開錄其餘別藥應多應寡各宜審乎藥力不能於此盡述

射法○醫者以左手二指將皮搦行右手執定水節按正將針刺入皮底用力將水節往下壓按至入皮下約三四分或半寸

則藥水自可盡透，然後徐徐將針管撃出，復以手指在刺口輕按之，以逼藥水入內，可免往外流也。其射以止痛者，則宜於近痛處刺射，但須留心勿傷臟腑，其射以治內症者，則以在兩臂或兩腿腰背等處，務擇其便而無傷之處施之可也。若欲再射，仍應於原處施之。然若該處係屬現露，而非藏匿者，則不宜或該處勢將發曠者，亦不可。須另施於別處乃妥也。

論藥氣入肺之法

西醫更有以藥氣令吸入肺以理內患者，初則試以鴉片聞吸之，自可令人昏醉，後有用熱水氣以治內傷者，漸則各等藥水亦皆可令人聞嗅以治病焉。近又覈得炭養淡等氣，足以由肺

入血既可療肺病更可治別症也大抵療肺病有用蓖麻油煎沸令其煙由鼻透入者有用綠氣鍉酒與礦強伊打令藥氣由口透入者更有用顛茄佛茄兒仿吸煙令該煙透入者溯自咸豐年始覈得蒙藥足以入肺由是西醫復採各藥倣而用之但已上各藥其易變爲氣而可入肺者猶未足爲巧妙也茲更有將藥散化水令其氣從口而透入肺內之法法用小玻管製成橫直二條其形恍如曲尺惟曲尺之內則並有玻條相連蓋取轉彎之際而彼此管口要約離少許方得互通氣也玻管橫豎二條均要長納二寸而管尾之口更要窄些由是別復用一玻樽內貯藥水其玻管之直宜插入藥水之內其玻管之橫

者則用法吹之，將見鑽內藥水透入直管之口，而復從橫管吹之，其藥水之微煙卽向病者口內送人，而病者亦宜順納其氣，自有效驗。至助橫管以吹送藥氣者，復有二法：一、將橫管套入象皮管內，用法揸送；此象皮管具有通氣二球，用時則將球揸動，便可發氣。一、將橫管套曲頭銅管之內，而下用沸水蒸之，自可吹煙入口。此法凡屬鼻內口內喉嚨氣管及肺有症，無論輕重新舊，皆可以用以治之。卽施諸內傷勞瘵，雖不全愈，亦可畧安，蓋用此法者，固藉毒藥之力，而並藉水氣相助之功，惟試此法，宜先以味淡之藥水，庶可知藥氣入之遲速深淺，切忌驟試，以辛辣濃艷之味，恐其鼻氣不堪忍受，則不惟無益，而且有害。

勿自起厭煩之心。寧以少而漸加，勿以急而反至受害。蓋初次用藥不可過一厘分三五次之數。若此其鼻氣尙不能忍受，則須減至二厘分八次，或十次，甚至十五次。又有謂吹吸藥氣之後，宜將鼻孔暗閉者，然此則惟宜於氣管受病者耳，否則不宜。且初患病者宜早晚限吹五味呢之久，俟數日如見應驗，則吹十味呢至一刻亦無妨也。

至於藥性之濃淡，固各有不同，宜將其通用者錄之，以便採擇應用。
○銀淡養宜用一厘至一分半，以清水一安土量化之。
汞錄毒藥，用半厘至三厘，以清水一安土量化之。
○鐵綠酒，用一滴至十滴，以清水一安土量調勻。
○鉛養醋珠，用一厘至分

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錠礦蠶用一厘至二分以清水一
安士量化之。○生鹽用一厘至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
銻溴用三厘至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銻鑑水用一滴
至五滴以清水一安士量開調。○炭匿酸用一厘至分半以清
水一安士量化之。○白簪用三厘至二分以清水一安士量化
之。○輕淡綠用八厘至二分半以清水一安士量化之。○松節
油用一滴至二滴以清水一安士量調勻。○至若醋強摩啡可
用半厘以清水二十安士量化惟用極濃者亦不過一厘以清
水一安士量化之耳。

更有以藥水入口內使氣可入喉嚨等處者或因聲管發炎或

喉嚨有症，藥水入口卽含之，將頭仰後，頸勿過伸，順納其氣，勿令水作聲。牙較張開，而口宜畧閉，此用之於口，而治喉嚨氣管，聲筋等處病症者。其餘眼鼻耳內，亦可皆以藥水滴入，或射入使貯積於內，治該處之患焉。他如婦人陰戶內皮炎，或小便痛，及膀胱各處，皆可以藥水射入以治之。按藥水之入血，不拘於週身各處，而胃內皮則最宜，功力亦最偉。次於胃內皮，則以節射入皮，而以藥氣薰聞入肺，及以藥水射入迴管，則功力又次之。

論服藥後性變化

夫藥入胃之後，其所以能變化者無他，亦賴胃內津液之酸力。

與甜肉肝經之蛤蜊力耳，故或與液合，或爲液敗，變化無窮。而物中之有酸力，與蛤蜊力者，入血後常變化爲鹽類，其力足以生津長血，與藥相混變化出焉。凡藥與之相合者，則其發力順乎自然，不待變遷而自驗。然而有藥入血後，卽行遷變，然後發力者，或應於此，或應於彼。功用固覺彌神，更有入血卽壞而所發之力，或益於病，或損於身者，用心尤當精細。以上各端，皆賴化學以覈之。醫者正當考究也。

論藥治病之功

夫品評藥質，考覈藥性，與其入血變化諸大端，爲學藥之津梁。上文已盡言之，而何以能治病，則未之聞也。夫藥果何以能治？

病哉其勢固不一端而其用神尤不可以言喻○首固關乎藥之質性蓋凡藥必有一天然治病之功如鴉片之能止痛巴豆油之能作瀉衣哩格之能作嘔此皆造物所默定而後有此妙用者也○雖則在乎用藥之多寡蓋凡藥必有一定應用之分兩然尤當審其人之壯弱卽藥之或屬堅質或屬流質○次則觀其臟腑之功用受藥之難易然後乃慮及其藥之發力或當使發於一處或當令行遍乎週身況藥有按尋常發力者如斂表嘔瀉與補劑等是又有不按乎尋常者如嘔藥可以用以作瀉或發表○次又當審其效驗果出自藥力與否蓋症有關係乎藥力而後安者有聽乎自然之力而自安者如熱症退燒時常可

自汗非必關於服藥也，又況鴉片一藥原屬斂劑而用於受鉛肚痛症，反能作瀉，此又在乎各症之臟腑不同，故藥力之所發迥異也。惟此道也不獨鴉片之於受鉛肚痛一症爲然，卽別藥於別症亦常有若是之異，苟固執鮮通將，何以達變也哉？

且夫藥力仍分乎次第，有立應於乍服之時者，有徐應於旣服之後者，而要之徐應之功亦由立應之功而致，如服植物之行氣藥，固立能行胃氣，此立驗之功也；厥後更見消化日強身體日健，此又徐驗之效也。又如服瀉藥，立見腸胃不舒，此發力於乍服之時者也；厥後又能去膚炎與肺熱，此又驗於旣服之後者也。故此則不得謂爲專治腑炎之藥，而其功力可及於此與。

用蜞弔膏專治腦炎熱者則不同

顧論各藥之功力尤須特詳之或曰吾未見一藥之功力足以療一症謂其力之不足也然細考之各症亦有獨賴一藥者如瘧症之金雞衲霜花柳之汞藥癰腫之搽阿鎖酒風脚之哥伎噤等皆專治必驗之靈丹不待別藥之助而有獨效之功者也雖或未必旋服旋愈而究之應驗者多矣然究其何以必驗之故人多無從而知之惟憑屢試屢驗之據故謂其有必效之功耳又如鴉片之能止肚痛普酒之能治昏昧此亦從試驗而得耳而非預知其必有是功也此無他皆未從事於考覈耳近有能覈悉藥力之有專應於內腑之一部而獨擅其長者如蛤利

類與輕淡之劑獨行於各部內皮故凡氣管內皮有症用之卽效如松節油能滑潤肝經化痰秉藥能生口津又如鴉片酒行於腦部埃阿鉢能坏乳核興腎子少曷行於子宮等皆專應於一部者又當證驗悞服信石而死之人見其信石之置於甜肉者多于內腎置於肺者多於肝此蓋藥屬某經故於某多見也又嘗有於服藥後驗其藥之發洩者見夫信石服後若以熱水氣薰蒸則藥味卽由皮外洩出而且形性不變鐵信養則性味變遷鐵由小便發出信由汗而出按藥發洩之路視乎其所入納而言之分四等一凡能發氣之藥入血經者每多肺與外皮洩之二凡藥與津液相合者每按其某部之津液與之齊出

三凡藥屬某臟腑者多由某臟腑發現四凡藥之色味與某質
相合者卽與某質同流如味酸之藥卽與味酸之津液齊出是
也如薄荷桂皮二油及甘松麝香輕淡水等類則多應在腦火
酒樟腦高尼亞炭置酸及鴉片生熟等煙少食之亦應在腦行
氣而多食則反壞腦之功用又如鴉片及布撒地喇則能令目
之腦筋行氣顛茄開羊花又能令目之腦筋困倦蒜頭及士圭
釐白芥末能令目之淚出又如佛茄兒開羊花及顛茄能令
瞳子散大而顛茄又能令食管氣管縮小銳錦葡萄散及哎嚦
格錘礧蠶銅礧蠶卽膽礧等類能令人嘔沉香藤黃大黃哥羅
新迦路米等藥能令人瀉汞藥能令肝及各臟多發津液顛茄

生熟煙及高尼亞等藥能令喉核之津液多生。挨阿顛及汞藥多食之亦能令喉核生液。溴質及挨阿顛銻炭養能散婦人乳頭肥肉。八角小茴香蓖麻油能令婦人乳汁生多。荆芥顛茄及高尼亞挨阿顛又能令乳汁生少。哥枝噤毛地黃醋強銻土圭釐及火硝銻葡萄酸散等類能利小便。又如草烏頭哥枝噤能令酸所結之鹽生多。松節油。噶拜把畢澄茄醋強銻與夫火硝側柏斑蟊銻葡萄酸散等類能令漏改變與多發銻鉗能令婦人子宮發力。輕淡水。輕淡綠銻錫葡萄散與夫甘草八角小茴香噶拜把畢澄茄能令漏管膀胱去熱。毛地黃草烏頭哥枝噤土圭釐能平心平脈。火酒鐵酒苦酒與及阿魏鐵散等類能令遍體

血行硫磺、圭厄噤、安息香、及銳錦葡萄散，能令皮膚行血發表。馬錢水，能令肉筋發力。魚肝油，長肌肉。高尼亞尼高顛，又能平內汞藥。挨阿鍤，能治吸核發大。草烏頭、圭厄噤、斑蝥及銳鍤，能治風濕脚痛。與酒風脚，至於血經則病多由此而發者，而藥之能於血內乃變化者，維鐵質一藥而已。其餘多在胃內已化，然後混入血經者耳。外此則先高望可長血內之紅輪，辛溫之物，能長血內之絲。以上諸藥，各具妙用如此。醫者均宜細察也。

論藥行之勢

服藥之功效，半視乎藥料之美惡，亦半視乎病體之重輕。藥之美與惡，固有異。病之輕與重，亦懸殊。卽一身各事，亦不一律。最

當考察體認，庶於藥之行於病，得其把握。於症之驗，夫藥亦有證據耳。然卽此亦未易驟得其實據。蓋雖至輕之症，亦常有兼連別患者，則效驗不能立獲，而疑惑於以叢生。於是則有救此顧彼之計，裏攻外應之謀。既有用君臣之劑，亦有輕重之分。或獨飲，或合服，各施妙用，各盡所能。非有成見專方，所可恃以必效。亦在各醫者多聞多見，幸於錯誤之中，挽回補救，庶幾得其妙蘊耳。

論藥之純雜

夫以藥之美惡，固不能一律也。質物之品，異在地土之肥瘦，天氣之寒熱，四時之採擇。與夫泡製之精粗，如採樹葉樹根等物，

而搗汁以作藥膏者，取汁宜按天時擇其熟而濃者，方有功效。卽將汁或熬或飀，仍宜合度。若用火過烈，則恐壞其功效。矧焙藥之法，更宜留意。誠以焙之得宜，斯得其功用。而焙之失宜，卽失其功用也。至存貯各藥，亦宜小心。倘露天氣，則或變壞，或走洩，而功用卒失。然亦有一藥料，當製時須賴天氣以蒸晒者，又有見氣而藥性倍加者。且藥更有以酒化者，如鴉片酒等類是也。若該酒洩去，則所存之藥過濃，藥又有用水所化者，如輕淡水是也。若該藥洩去，則所存之水亦無用。至論配製膏丹丸散，則須於各藥之功力形性逐一熟識。凡數藥功力相同，則所配合者，亦無大異。如鐵錳銻銅等類，藥料雖殊，而功力相若，又如

綠銖鍤三質亦屬相同而功用無異一經試驗自可知之且夫用藥更當知有膏丹丸散與泡製煎化之不同而實物不及作散之易化而散功力更大試將樟腦一粒吞落則見肚痛倘以水化飲則力又行於腦至於藥散則其力之遲速須視其散之精粗凡散之粗者其力不如以藥榨出之水蓋散以水化未必能如原藥榨出之淨也○況夫用藥或多或少寡則功用亦異如銖鏹薦吐散用水冲服二厘卽能作嘔若將一厘分十五次服之每點鐘服一次則不致嘔並能平脈發表如服㕮嗟略二三分卽能作嘔若服半厘至一厘則不作嘔並能發表化痰如鴉片煙多服之卽令人昏迷若食些少則令腦行氣由此觀之各

藥必有一定之分兩，服藥亦必有一定之次數。苟大服不能忍受，而少無功，則須少而頻服之，務足其分兩可也。且藥一次多服，其功力與頻次少服迥異。如迦路米一分半，能令人瀉。若令二十次服，每三點鐘一次，即不致瀉，並能令口津生多。即用作藥水亦然。倘將利便之藥一服飲畢，將必致瀉。若分數次飲之，則轉利小便。又如汞藥、信石、埃阿頭等藥，多食即能壞人。若少食而漸進之，則能療癰瘍、癰瘍、疔毒及皮膚諸症。且用藥之多寡，仍須視夫用於何處。蓋內服與外敷有異。如內服可用五厘，則外敷應三倍至六倍。即十五厘至三十厘。敷潰爛流膿，與射入肛門者，應加兩倍至四倍。即十厘至廿厘。射入皮者，可與內服同重或加三倍。即五厘至十五厘

滴入眼者應減半或與內服同重卽二厘至五厘更有服藥後忽起意外之虞者雖緩服漸進亦或有不測然此則非關藥力所發之過乃關其人之心性與內腑之變遷耳譬以一人素能多飲不醉者忽爾少飲卽醉此非其酒力不勝蓋亦因心愁意亂或神氣恍惚之故又如一人素稱胃壯能消化者忽食有益之物而作嘔此亦非其食物不合因其驚愁忿怒累胃不安耳由是觀之用藥雖合亦或有因本人之五臟六腑與七情六慾及各腦筋有不合而阻其藥力不能發也况夫藥料更有化之未淨或入胃與胃津膠結而不能入血者此亦藥力受碍而不能發作者也遇此則可於外察覺如若以土的年爲丸吞服數次之後

卽見皮外大發瘡癩者此必其藥積胃內不克化之故卽毛地黃與草烏頭二者亦然苟多服不化卽發毒於皮外是故凡用藥一次必須察視一次緩緩圖之少少進之聽其已化而後加之庶無不測之險耳然至藥之或多或少或寡或分而服之合而服之或緩加或漸進功用既殊消行亦異所以同是一藥苟不能達權應變體認變通則固執之見一存安望其有活人救世也哉推而廣之各國之人民有異水土寒熱有異老者與幼者有異婦人與男子不同及各臟腑更不能一概而論所當逐一詳明也

論地土之寒熱

譬如一人由熱地而遷於冷地用藥前後自當有別蓋在熱地用表藥則易於利水而在冷地則利水又便於發汗而溫和道則以瀉藥爲最捷而所瀉每多色黃者以其膽汁易下也然表藥在所不宜非獨因其能妄牙床等弊誠恐有碍腦筋與永傷元神故同是用藥而南北地土固不同溫和寒熱亦迥異及所居之高下與鄉村城邑海面深山亦皆各殊醫者而可不知之乎

論四時之不同

又卽四時而論凡在夏暑之季人之胃腸每多不舒故常起霍亂之症焉於此時也嘔瀉交作皆色白如漿苟稍以輕瀉藥卽

大瀉不止，故除糞色黃，內多胆汁，則瀉劑不可用外，凡遇霍亂糞白者，皆宜以酒與提補之劑焉，是又時疫之所當知，按時用藥之要訣也。

論服藥之時

夫人之精神與臟腑之功用，固朝與暮異也。蓋經一夕安息之後，則朝起之精力必足，而經一日用力之餘，暮宿之神氣必衰。是以欲用寧睡安膳與瀉散推盪之劑，則莫如於晚，而欲用提行氣、壯筋立骨之劑，則莫益於朝。此又因時制宜之妙用，醫者亦在所當明也。

論老幼之不同

夫藥則一、何於老幼則不同、一則幼者臟腑尚嫩、肌理未堅至中年則肢體既定、功用正強、而老者則日變一日、是各有不同也、故小兒有病、其本身天然之力、常足以却病、藥劑未足盡恃也、蓋在當長之年、縱使一時耗損、而精力不久可復、是以告痊甚易、故曰、小子易爲再造也、遇病初起、則戒口勿禁、每可自愈、藥劑勿庸施之、若至久病不痊、則可擇其清淡之品、少少服之、然縱使過服、亦未必致險、蓋其臟腑之功、足以勝之也、惟血氣則最忌耗失、因小兒血氣未足、多耗則病患叢生、至外貼則忌力猛之藥、若用膏、則應小心、因其肌膚嫩薄、殊易潰爛、遠闊內服則忌用霸毒之品、汞藥信石、雖些少亦不可用、卽甯睡止痛、

如鴉片之類亦於小兒不合醫者盡當知也若老者血氣既衰一切消剝之品皆所不宜縱屬應用仍須小心逐少而進惟酒爲老人之乳以其有提補之力也瀉藥雖可多服應用之外敷亦者更須加以辛溫之品若有鹽類之大瀉藥則忌用之外敷亦忌猛烈，弔膏宜慎用之蓋老者生肌則難潰破則易卽射藥入皮一法亦然凡霸力及甯睡之品老幼同忌則鴉片尤甚多用必至腦脈積血推類而廣之舉一隅卽三隅反可也

論男婦之不同

按婦人之質體每不及男子之壯故藥性之行於婦人者其力旣大而功用亦偉是以分兩當輕然此亦不能固執蓋有男子

之弱者又不及婦人之壯者焉惟論甯睡與安腦之品則婦人
每易受藥而瀉劑則男婦相同至於經行受孕與失乳則質性
又殊不同用藥恒當異也凡按阿鉗汞藥不宜於孕婦至於失
乳則除肝血生乳之外別藥及辛溫之物皆不相宜恐服後乳
汁不佳有害赤子再當經行之際則各腑皆受病用藥更屬維
難也

論習慣之不同

夫四時寒熱地土之不同也老幼壯弱人身之不同也至於習
慣嗜好又各人有異醫者亦當詢明如素非嗜酒者少飲卽醉
若素有酒癖者則雖飽腹飲之亦或不醉素嗜鴉片者則用以

止痛亦無甚功、又如大便慣於結閉者、則雖大服瀉藥亦或無功、

論避忌之不同

夫人之性情不一、而好惡懸殊、好則嗜而惡則忌之矣、藥味亦然、其婦人經期胎孕則尤甚、每有偏好偏惡之味焉、嘗見一人每聞衣畢格而卽傷風氣喘者、又有服鎂養而卽打震者、亦有因食糖味而卽作嘔者、亦有因服大黃而作嘔吐者、種種所忌各有不同、醫者亦不可不知。

論心性之不同

夫人七情六慾、腦筋之害病、殊深、有愛惡喜樂悲恐過甚不中

之弊皆有礙於藥之發力，雖聖手妙藥，病不少減，所謂心疾還需心藥醫也。藥則除清腦筋而外別無功效。

論病勢輕重不同

且用藥當按病勢而設施，緩急增減，毫不容紊，故有用兵之喻，此千古不易之確論也。苟使人身之氣力全失，則藥劑難冀見功，如大熱症、久炎症，則素藥鴉片亦難發力，內腎發炎，則雖行氣利水之劑，而小便亦短，氣管當炎時，若極力以發津液，則更悞，再若大熱累腦之時，昏沉半睡之際，則雖嘔瀉之劑亦無效，大服或微見嘔瀉，又如讖語發戰各症，腦筋正亂之時，則甯睡藥亦無功，總之藥劑之驗於平人與驗於病者固異，驗於輕症，

與驗於重者尤殊醫者固須察其病勢審其身體或症屬沉重
或有兼連用藥當通權達變乃可轉危爲安耳

論用藥之法

夫醫者言藥非易事也其質性其色味其分兩皆應知之而用
藥更屬難言也或應堅質或應開水或應用其氣或應用其汁
仍須視其或服或敷射或吸須審度其勢順應其機如外敷宜
用堅質取其能在患處發力也內服宜用藥水取其易化入血
也諸如此類不可勝數醫者須先明其製法庶於用時無悞耳

論製藥散之法

夫藥散之製不一有春者有磨者有銚者有研者皆以細爲妥

粗則無益誠以藥細則易化而入血較快粗則難化不獨入血較遲且恐積於胃內有碍消化飲食之功更或與胃津混結則有塞滯小腸之患矣凡欲內服不至結團者宜用白糖及甘草末樹膠末等物和勻服之則可矣

論製藥丸之法

藥丸之製亦不一有一藥製成者有數藥配成者惟諸丸之分兩亦須合度如用植物製者則每粒重二厘至六厘如金類製者則每粒重一分至分半且丸亦藥散製成倘不能膠粘則以甘草膏或蜜糖等物攬勻自可成丸丸成慮其互相竊連再用甘草末鎂養散同入樽內攤勻自無粘連之患若取丸內服則

新製尤佳

論製藥餅

餅式不拘圓方藥力必要均勻加樹膠白糖者取其易入口也

論製藥膏

作藥膏一係取植物之汁煎乾成膏一係用水或用伊打酒或用醋強酸等先將植物之藥放入用火熬之再濾煎乾成膏此殆取其清液西醫用藥能以少許勝入多許者職是故也

論藥酒藥水藥油之法

各法功夫甚繁總而言之不外將藥膏鎔化而成醫者欲悉知其法須於下文論某藥篇內逐味詳明至於化藥一道當以火

酒爲最其次莫如清水又有酒所能化而水所不能化者亦有水所能化而酒不能化者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藥方

夫用藥之精妙必須識病眞切乃能用之不差而識病眞切又在乎察病原認病狀按部施治故病之現乎外者固易治於藏於內者焉如瘧症則較內傷易治以瘧之病狀顯露而內傷則隱藏故也然非預知其難易胡從而辨之是則見識爲醫家之最要事也况夫藥方之最驗者多爲前人創立旣經應驗則人人皆得而傳之矣然徒執古方而不察病勢是又未有不誤者也蓋病症朝晚不同病狀隨時變遷而用藥亦須按時候變更

且更有始終病相反者、如初起應瀉、嗣後應補之類是也。故醫者除認症既已真切之候、用藥不獨貴能却病治標、抑且貴能保其精神、固其根本、不致有病後失調或復發難痊之憾、此其智也。非徒讀書考古足以盡之、亦惟受教名醫之門、於藥劑考究至精、於病症瞭視至衆、乃克臻此、故言必效之劑、而欲於書籍得之、勢必不能。且夫用藥之微妙、未易盡述也、而配合調度、亦殊費躊躇。蓋一藥有一藥之性、苟擇配相反、則功力必互相殘害、服之無益、而或有損、故擇配二藥、須兩相合助者、乃可用之、再欲用至第三味、則又應與前一藥功力無碍、庶可冀其有濟焉、故藥用之愈多、而擇配愈難也。更有一藥之力太過、須用

西藥學科
別藥以解之，一藥之力不足，須加別藥以助之，卽如日進之食物，亦須有酸、有甜、有鹹、有淡、有蔬、有肉，各味調和，乃易於消化也。而藥劑亦然，如衣畢格與鴉片合服，則是表裏兼進，然此則非識藥真切，調度有準，未克盡善，故醫家用藥爲最要，卽此之謂也。自昔至今，考覈不絕，意蓋欲求是格，庶爲精益求精之道耳。雖然，不能謂一驗而卽能得其實效之據，然亦不得不廣置藥料，多配藥方，或得考求日深，則救治益衆，此西藥增訂之意也。讀者宜用心考究，勿以多而厭棄焉可耳。至於用方劑之多寡，則須審其病之輕重，務足却其病可也。夫藥用於無病者，與用於有病者多寡不同，上文已言之，其所以然之故，蓋以

無病之精力可以勝其藥，故多用之乃見功力，且內部無病而藥之行該部亦屬甚少，故與受病者迥殊也。然而此說亦不能固執之，蓋有藥劑用於無病者，少許即不能受，而用於有病者，雖多亦無甚功。是故分兩亦在乎各人隨時改換，隨症變通，總不當固執治方爲一定之成見也。况乎症有男婦之不同，有賦稟之不一，更或初起與將終變其形，兼連及牽累加其勢，更有嗜好惡忌及特異之性情諸大端，皆當於首劑用藥時，慎審察明，更於服後徐驗其病勢，係屬加減功效如何，乃得實濟。此則莫如於服藥後，觀其病狀，蓋效則病狀必減，否則必加。此固理之當然也。然苟能識病之來歷，則藥更易施用。再若於藥性確

有把握、則藥既與病合、而病亦得藥濟、此實效可收也、惟此非
一朝一夕之足盡其智、一服半劑足盡其功也、况乎病勢日有
加減、而用藥更不能拘於一方、猶在各人隨時應變、且凡藥有
益於此、必有損於彼、苟多服不換、則日久必形累重、是故藥固
應服至病愈而後止、然苟不勝其力、而再強之、則禍不淺矣、如
大便結固、應瀉、然苟攻瀉太甚、則腸無可緩、而力盡失之矣、又
如大熱症、每多竭力攻發、常至精神耗盡、身冷脈停、或昏沉不
醒者、由此觀之、用藥誠當審乎病勢、與其多服而至誤、不如少
服而較妥也、蓋苟不用、亦可者、則當立止矣、故云、西藥其目甚
繁、有其症必有良劑以治之、而云醫者、其學不易、誠能廣識諸

藥之性善收諸藥之功更須應變靈活慎審週密庶見觸手生春濟斯民於壽宇耳

西漢書

緒論

四

瀉藥論

瀉藥者，欲藉瀉以洩其病也。夫凡人食後，化爲渣滓，悉從大便而出，原不必瀉。是故大便一道，大人則每日一次，小兒二歲以下者，則每日二次，老人則三日一次，間有數日一次及十餘日一次者，亦類多無病。此蓋由靜居少動，而血氣不甚運行也。至若或因發熱，或因傷風，或因食滯，而身體作病，則肝胃與大小腸之功用，亦因之而壞。由是各處發出津液，或多或少，殊屬不佳。此所爲宜服瀉劑也。但瀉劑須服在症初起時，方合。蓋人身之大小腸共二丈有奇，服瀉劑者，乃令藥盡經全腸之位，而發其藥力也。大抵瀉法有三：一大瀉，一水瀉，一輕瀉。

醫

者慎毋混用。若論取瀉之故有五。一則大小腸間或積糞，或生蟲，因而食物不消，腹中脹滿，卽令推之而出。二則令血減少，蓋瀉出血中水液及驅血熱由下而出，如眼熱腦炎，則使勿攻眼腦是也。三則令肝化液逾常，及大小腸滋生津液，自腸胃中直落肛門瀉出，意令瀉去血中熱質也。四則使全體吸管，吸去體內污垢。五則能令婦人月經通行。至若瀉藥不一，有服後腹內作痛，而由小腸瀉起者，如迦路米及渣笠是，有自大腸起瀉者，如鴉囉是。更有由大小腸齊瀉者，如服瀉鹽瀉油等類是。獨是瀉藥之爲用，亦甚廣矣。其或口苦，胃滯，頭痛，肚痛，大便結熱，宜卽服瀉劑。若服一次不瀉，可再服。

也 其或糞積大腸則無論有病無病亦宜服蓖麻油或服鎂

礦養

此藥宜用多
水草早晚服

服後戒食煎炒等物自不至大腸結熱也

其或

因盯腫痛及肝之膽汁入血而致面黃宜先服迦路米汞藍丸

後再服鎂礦養或蓖麻油等藥 其在癟症原不宜瀉然若因

食滯而致則瀉亦不妨 其或肚有蟲積先宜服殺蟲劑後服

瀉藥 其或患大熱等症初起時祇宜微瀉不宜大瀉 其在

癟症及傷寒傷暑亦宜服些瀉劑惟患症已久者勿服 其在

懷妊而至七八月者倘若血管脹滿與及頭腫宜服些鎂礦養

其在水腋及面足浮腫者服此瀉劑固能散去厥水而且或

能療治其症若心肝脾及內腎有重症則服之雖暫能減去厥

水而究不能全愈也。其或腦及脊髓發炎初起時宜服瀉藥，抑或腦內積血及初患頭風者亦宜服之。其或婦人閉經及月經不調如係因肝胃之功用略壞及大便結熱而致者不妨瀉。其或肺裡積血及肺之內皮發炎宜服瀉劑惟內傷而至肺內發炎者忌服。其在皮膚患症者倘若胃不消化抑或肝與大小腸失其功用則均宜瀉也。然而服瀉藥者固有所宜亦有所忌。如老弱血虧者不宜服鹽類。患痔瘡及糞後流血者不宜服鴉囉。患瘰癧及四肢核症者不宜服水銀瀉劑。服此只宜微利不宜猛瀉。倘若瀉之太過宜服些樟腦鴉片。

如遇孕婦是

而且飯後勿服瀉藥。婦人當經行時亦忌服。

孕婦

酒用以止瀉及止痛，大抵服瀉藥而不知節，恒致胃難消化，因而身弱及大小腸將作炎症也。蓋服藥瀉後應間數日再服及驗其糞形色何如，且用瀉劑須酌審病勢，如欲速瀉者宜服巴豆油服後則二點鐘可瀉，若服鹽類及藤黃渣，釜新拿，則三點鐘可瀉；若服大黃、蓖麻油，則四點或六點可瀉；若服鴉羅，則六點或八點可瀉。蓋瀉藥之性，或速或緩，或瀉上焦或瀉下焦，醫者宜善用也。要之服瀉劑者，須有其候，如下午三點鐘服藥，則發瀉在夜間十二點鐘此最不宜，蓋礙夜睡也。最妙者臨臥時服，至次早可瀉，蓋病人以寧睡爲要也。聾瘡 至於服藥不瀉，又宜用水節外導之法，以助藥力。

嗎擎

出於亞細亞之西歐洲南邊樹高一丈至丈八徑約粗

二寸許，約長八年之久，可以剖取其汁。

以刀橫割擗身
半圓從下而上

取以入藥。

形色

流出汁液初軟漸堅成一片片長幾分至五六寸橫八

分至一二寸厚約一寸或扁或曲色略黃白或略棕色

氣味

嗅之頗似沙糖味甜如蜜內面些少苦辣須細嚥乃知

溶化

水六份可化一火酒亦可化

功用

輕利大便凡小兒及孕婦便結可服服後間有覺腹痛

不安者

服法

每服半安士至一安士用熱水開化

方劑

一方

嗎擎四錢

新拿葉四錢

鎂礦粉四錢

小茴香一錢

沸水八安士

和勻浸一點鐘分三次服每四五點鐘一

次滑利爲度

硫礦

此物本原質也各國地中均有生焉如福建台灣日本

舊金山等處多有此礦卽近火山處亦有之此物或獨自而生
或偕別物而生如由礦采得者未免溷有沙泥宜卽用鍋熬鎔
將見淨礦浮上雜質墜下隨卽取出由是將淨礦入甌令其化
氣如係透入冷房者則變爲細末如係冷入冷水中者則變作
成團西國藥肆所售或塊或條或細末不一

辨別

大抵作塊者乃由山採掘作條者乃熬鎔入管印成作

末者乃由升甌所製但成末後猶須過水數次庶可除去酸味若華人藥肆所售者須防

痼有信石雜質，未可妄服。他如石膏及金星石等類亦有硫磺在內，宜察及焉。

形色 質脆色黃。

氣味 水不能鎔，故不成味。

溶化

松節油、鍊養、鑄養、哥囉方及生油方能溶化，餘物則否。

通用
雜治

凡作礦強水，則專用是物，至用火焚之，卽化爲礦養氣，而可以薰白別物，如燕窩、草帽等類，多用以薰之，是也。

又凡病人久住之房，四圍必沾染其餘毒，宜閉密門窗，焚硫磺於房內，以磺養氣可消除其毒。

功用 發表利大便。

服法 發表者，每服分半至五分，利大便，每服一錢至三錢。

方劑

一方 硫磺末

三兩二錢

鋅葡酸散

八錢

柑皮糖水

西安士量

和勻，每服一錢至四錢。

方論

此藥利而非瀉，與別藥能令水瀉者不同。蓋服後則糞

色黃而稠，且臭同敗壞雞蛋，卽呼吸及毛管發汗處亦有

此氣息。又每日以此藥三四分分三四次服，能令臟腑

滋生津液。若療痔疾，其藥方已詳上鋅葡酸散篇。

外治

凡鉛病腹痛，內服硫磺外以鋅礦

三兩

二錢 清水三擔，攪

勻遍身浸洗。洗時礦牽鉛而成黑，須用蘸洗刷去垢，疥

癩用硫磺末

八錢

豬膏

三兩

和勻擦之。又法

硫磺

四錢

吧嗎油

三安士量

豬膏

六兩

番蘸

六兩宜用軟的

火石粉

一兩
六錢

和勻作膏。凡患癩者，先用煖水洗淨，即以

藥膏擦之。新起者三日可愈。若久患之癩，則另用白藥膏

塗之可也。

硫磺

一兩
六錢

清水一斤

石灰

八錢擇其
未過水者

勻和煎沸。沸時宜頻攪動，煎至水去一半爲度。彼患癩者

先將煖水洗淨，次用此藥水擦之。久咳多痰及患風溼

者，硫磺

一錢至
三錢

糖水開服。

惟患風溼，則服藥後外塗

硫磺膏，隨以緘帶紮緊。又凡患溼癩及風溼者，宜先赤

體坐於透氣之椅，而頸脖之下以衾圍覆。由是在椅下用

堅炭焚磺薰之，而令經焚之磺化爲磺養酸氣。如此，則該

症感其藥氣而自可瘳也。又凡源水而有硫磺在內者，

如福州等處
多有采

宜取該水以洗癬癩可愈，搽溼癩用硫磺末二錢

鍊炭養一錢卽

八錢

和勻搽之

又硫磺

一兩

淨

礞沙

豬膏

二錢

和勻搽之

輶淡

綠鹽

二錢

薄荷油

二錢

豬膏

三兩

和勻

搽久患皮膚症良

又硫磺

一兩

鍊磺養

八錢

豬膏

四兩

和勻

小兒胎毒

八錢

和勻

爛頭甚效

鎂養

或生於地或生於石

形色

質輕色白

氣味

味

淡無臭

溶化

水難化而沸水尤難化

性涼與酸相

反作用

輕瀉解酸

服法

用作瀉劑大人每服七

分至一錢小兒每服六釐至一分若用以解酸每服宜

用一分五釐凡胃不消化吐酸水飯後頭脹或痛者皆

宜服服後能輕瀉也蓋腹內有酸服此卽瀉非酸則否

方劑

一方

小兒瀉膽汁，糞色綠，因飲乳不合，腸胃多酸

者宜之

镁養

一分

大黃末

三分

玉桂油

一滴

和

勻加白糖調水服，或用以輕瀉，孕婦胎氣嘔酸，服此均妥。

又方 小兒痢症

镁養

五分

大黃末

三釐半

白糖

一錢

薄荷油

一滴用

酒少許

化
之

清水

一兩

二錢

和勻，每兩點鐘服一錢至瀉爲度。

又方 治腹痛作悶

镁養

一錢

樟腦

五分

白糖

三錢

樹膠末

二錢至

四錢

伊打酒

五分

清水

三兩

二錢

和勻，每服一錢。

鎂炭養

出處、形性、功用，均與镁養同。

方劑

一方 治小兒瀉痛

鎂炭養

五分

阿魏酒

四十滴

鴉片酒

二十滴

白糖

一錢

清水

八錢

和勻每服

二十滴效

蓖麻形圖



蓖麻

此樹產

中華印度美國

及亞非利加等

處

製油法

取其

子去盡皮衣將

淨核入鐵鍋微火炒之以手按鍋不甚炙痛爲度炒訖以螺絲

柱櫃絞搾取汁復將油加水和煎可由浮沫潑去渣滓雜物而成淨油此油既淨油中自成白物一層隔在油水交界之間恍如衣沫一層故提油時須小心將衣撤去勿令潤於油中由是將油再行隔淨又復和以少水同熬羹多和水煎熬略冷至其水化汽散盡卽將油入小瓶搖看以不起白衣方爲純淨

形色

清而稠

氣味

氣不甚佳味甘無毒

辨別

一由搾取其性略純

一以火製成其性頗烈彼藥肆

所售者判爲兩等

服功湖

利大便凡痢症初起因腸內有不消化之雜質及結糞在內阻塞疼痛欲下不下服此滑利之自然輕鬆小兒每

服一二錢或三四錢大人每服四錢至八錢或加白糖或

檸檬糖同服服後隔三四點鐘必瀉然亦輕瀉而已且服

此藥可由漸減輕其與別藥之當由漸加多者正相反也

主治

凡肚痛甚者用蓖麻油

二錢薄荷油一滴鴉片酒二十滴

和勻服之可止孕婦或產後大便結及小兒應瀉者用

蓖麻油

八錢松節油十滴

作一服

凡服汞綠之後若猶

未瀉則宜服此油以助之每服四錢至八錢

方論

蓋滑利之劑當以此爲最上品而最通行者也若華人

不入服劑緣製油未淨耳

以上乃輕瀉藥

鎂礦養

即洋朴硝

以化學考覈原質乃鎂礦養屬鹽類產無定處多

由煎製而成

一由鹹潮煮晒成鹽之餘鹵傾提而出

凡鹵味萬物
鑿鹽故製

取此藥爲通行大用之品即如岩石中有鹵質者亦然如不識製最切屬藥殊可憐也

一由源水內有此藥取水煎熬而成

一由山巖取出一凡山石內函有鎂質者可用法製取

一石類西名多羅覓內函鉛炭養鎂炭養經煅透後加礦強水
固矽漿水銀鋅
寶華利合便可製成兩藥一鉛礦養即石膏水不能化一成鎂礦
養水能化溶化後煎去水汽即成是藥

形色 色白而亮結三角形長珠似碎冰長約一二分

氣味

性寒無臭味鹹而苦

溶化

藥一水二可化

功用

能治熱症利小便瀉大便凡閉結者服此能作水瀉小

服微瀉

服法

每服二錢至六錢或作一服或分數服

空心服之功效更捷

相反

銣養 鎬養 銣炭養 鎬炭養 石灰水 銣綠

銀綠 鉛醋鹽之類

方劑 一方

洋朴硝不拘多少

清水六兩
四錢

以朴硝加入水內至水不能

溶再加淡礦強水八錢冲勻每服一小茶盃隔兩點鐘一

服至瀉爲止 附製淡礦強水法

礦強一份量
清水八份量 和

勻

一方 治胃不消化胃氣作痛

洋朴硝八錢

瓜沙一錢或用白朮亦可

冷水 一斤 浸四點鐘

瀘淨每朝飯前服此六錢

一方利小便

洋朴硝二分至四分

多水冲服每日數服

又法 比如水六兩開朴硝八錢或用水十二兩開朴硝四錢所服若干功力均同 又凡熱症初起宜用洋朴硝八錢調水分三三次服若畏味苦加入礦強水數滴更妙

又方 療熱症

洋朴硝八錢

鍊錫葡萄散二釐

清水八兩

調化每服一兩至三兩間點鐘一服以瀉爲度

鎂樟水

製法

鎂炭養

一錢
七分

檸檬酸珠

三錢
四分

檸檬糖水

照西法製造
半安士

鋸雙炭養珠

六分八釐

清水

足用

先以檸檬酸珠加入水兩安士化之後加鎂炭養攪勻俟化盡
瀝隔入噙嚥水之樽再加入檸檬糖水續加些清水以樽滿為
度終則放入鋸雙炭養珠栓固樽口用幼繩紮好凡開樽時
似噙嚥水情形恐其沸起速飲可也

形色

此藥無色

氣味

無臭味略酸

此藥另有法可做

功用

服法

乾的成顆服時用水化卽鎂炭養檸檬酸珠加鋸炭養也
輕瀉每服四安士每兩三點鐘照服以瀉為止

鋸礦養

即元
明粉

以化學考覈原質乃鋸礦養也屬鹽類產印度呂

宋等處

印度係從地面取得，因宋在山邊掘取塊甚鉅

一由源水有此藥

此水在美國之西境，由俄羅斯流出，著寶貴在內

取水煎成

若泰西所作者，卽製鹽強水，硝強水所曠之滓。

若鹽強水係鎘絲加礦強水而成，硝強水係鎘營加礦強水

而處故所曠之滓，著鎘礦養也。

煎濾以成之也。

形色

新製珠色亮白，貯久體函之水化汽飛去，變爲白散

初變質

珠浮，譽散，色不薨

若燶熱，則較原重減半有零

比如一百份減輕五十五分之一

氣味

苦鹹而涼，溶化

冷水化之，藥一水三沸水則藥一

水一，惟酒不能溶。

功用

性頗寒，功力更峻，能代鎘礦養而療治各症，蓋鎘礦養

乃西國最通行之品，若中國未有此藥，宜以元明粉代之。

惟不宜過服耳。

服法

每服二錢至四錢可輕瀉 服四錢至六錢卽能大瀉

卷一
三
五

服一錢可利小便倘用白散減半便可若憚味苦加入

淡礦強酸數滴或檸檬汁少許亦妙

相反

一鍊炭養 鋏綠 銀質所製水能化之散 鉛醋鹽
之類

方劑

一方 輕瀉兼利小便

元明粉

一兩
六錢

鍊錦葡吐散

一釐
半

鴉片末

一釐
半

樹膠

研末
一錢

甘草末

一錢

共研勻分四包至八包每日服兩

三包

一方 治皮膚連纏之症

元明粉

四兩
八錢

番薑

三錢

石灰水

十四
兩

太和酒

六錢

和勻擦之

鍊鑄葡鹽

卽路鹽

製法

鑄炭養

九兩
六錢

鍊葡酸散

十二兩
八錢

沸水

八安士
少量

先將鑄炭養入水次將鍊葡酸散徐徐加入濾淨煎至該水上
有一層薄皮爲度俟其凝珠隨卽去水取出並用紙提去溼氣
然後用樽貯着切忌露潮

形色

此珠大小不一能過光若研末則色白

氣味

藥性頗涼味鹹苦

溶化

用水五倍卽能化一

功用

凡各熱症及大便閉結者服之良

服法

每服二錢至四錢可輕瀉宜多用些水冲服

相反

酸類 有酸味之鹽類 鉛醋鹽類

方劑

一方

銕鎗葡鹽

二錢

鎗雙炭養

六分八釐

和勻研末隨用白紙包之 另用銕葡酸散五分一釐以藍紙包之服時則用二杯每杯以水一兩各化一包化後合爲一杯則作沸起煙沸時卽服勿緩 此藥涼瀉西名屑力士散卽身稍弱者亦不妨服誠西國通行之劑也

又 方 療小兒疳積

銕鎗葡鹽

一分七釐

大黃末

五釐至一分

和勻研細末開

清水服之

鎔燐養

形色

新製原函半水作珠能過光久則該水化汽

略散變爲白色不能過光 氣味 味若生鹽無毒且不甚苦

溶化 清水易化

功用

能利大便不致大瀉兼令肝多發津液略同鎂礦養

主治
服法

小兒痢症初起最宜大人每服四錢至八錢小兒每服

八釐至一分七釐

鋸葡酸散

此物原質乃鋸養炭輕養也

考此藥製自法國

係由菩提酒存貯日久凝結桶底邊旁之冰但不能純潔先用法濾澄成珠乃可研末而成此散也

形色

珠形起稜色白係由眾小粒結成大塊者

性味

性涼味酸

溶化

冷水二百倍可化一沸水十五倍

可化一惟火酒不能化 輕淡水或銥養水能化 硼酸

和水化之亦易

功用

利大小便

服法

瀉大便每服二錢至八錢 利小

便每服三分至一錢每日可三四服

相反

各樣強水

銥炭養之類

銻炭養之類 銻鉛二質

所賸之鹽類

方劑

一方 療痔瘡便血

銥葡萄散

八錢

硫磺末

一兩

冰糖

八錢

糖薑汁

四

錢

和勻每服五分至二錢沸水和服

又 方 消膩脹

銨葡酸散七兩二錢

澄笠末四兩

薑末八錢

和勻每

服三分至五分連服數日或數旬甚效

又 方 水臌

銨葡酸散一錢

藤黃末二三釐

薄荷水一兩六錢

和勻作一服每日三服

又 方 退身熱止渴

銨葡酸散四錢

檸檬一枚切碎

冰花糖六兩

清水二斤六兩

和勻冲擂隔淨每服一杯陸續飲之有病忌服

又 方 同上

鋸葡酸散

一錢

沸水十二兩

白糖

不拘多少

檸檬皮

不拘

多少

調勻飲之

又 方 清熱瀉大便

鋸葡酸散

一錢至三錢

清水開服

鋸硼葡酸散

製法

水易化

鋸葡酸散

四十七分半

硼酸珠

一十五分半

研勻加水俟化盡

煎乾所臘之鹽即是

鋸葡鹽

製法

鋸炭養

十六安士

鋸葡酸散

三十六安士

沸水一百二十

以鋸炭養加入沸水內鎔化逐漸加入鋸葡酸散試以紅藍紙

不變色爲度。煎滾隔淨再煎。煎至水面起一層薄衣爲止。俟其
結珠卸盡上面之水。以紙提去溼氣。用樽貯密。卽鍊葡萄鹽也。

形色

色白

氣味

味苦

溶化

水易化火酒不能溶

功用

略同鎂礦養利大小便解尿酸

服一錢至四錢可瀉

相反

各酸類

有酸味之鹽類

有酸味之菓子 石灰水

鉛綠

鎂養

銀淡養

鉛霜

汞綠

即迦羅紫俗名
青輕粉

製法

水硞

三十八兩
四錢

礦強水

二十八兩
八錢

生鹽

十四兩
四錢

汽水

備足

先將水硞一半與礦強水相和放隔沙盆內用火炖至礦強水
化盡變爲白色一團之形此卽汞礦養也取起和入未煎之水

硯同研勻後將生鹽加入再研至不見水硯星爲度然後用瓦礮貯密照法升甑以管透入一寬大房內則該藥不致粘結四圍可墜下盡成細末也取起用雨水煎沸漂洗漂至極淨將所漂之水加入輕淡礮一滴其水毫無變色爲止此係美國製法
英國大概相同

辨別

華人所製者內溷石膏過半而功用大遙且恐有毒在

內未可妄服

緣此物恒混有汞綠毒藥故必須將該毒

漂除而後服之無礙蓋汞綠毒藥誤服必致壞人大抵汞

綠毒藥沸雨水能化故可漂除若汞綠則非水所能化也

形色

色白

氣味

無臭

溶化

水弗能溶故不能成味伊打火酒均莫能化惟用火可

瓶

覈淨

一以汞綠少許火酒燈覈之以千層紙一片在上遮之

如化得盡便爲純淨覈不盡者是有雜質一用鍊養水

和勻汞綠燶熱變黑色者佳倘有輕淡水在內便屬有雜

質未淨一以汞綠少許用緩水或緩火酒和勻隔淨乃

加入輕礦酸該水不變色卽無汞綠毒藥在內否則有毒

或將隔淨後之水加入硝強銀不起白鹽者卽無毒矣

一汞綠不拘多少以淡醋酸和勻隔淨加入輕礦酸或加

入硝強銀水不變色不起白鹽則內無輕淡汞綠毒矣

收貯此藥宜貯暗處勿露天氣乃不變壞若經光則由漸變

黑功用全失所以宜用黑瓶收貯或用黑紙裹瓶方安

功用 此乃瀉藥中通行之品也

主治

頭痛胃減口苦舌胎白服之見效

熱症初起身體不

安微惡寒口苦胃不思食服之見功以上因胃內停食
不消化累及各臟所發津液虧少以致血內有毒腦亦不
安各事服此能瀉出胃腸積滯不化之物及令各臟生發
津液足用兼除血內之毒故也 小兒疳積生蟲服此能
令瀉出或和山道年同服均可

服法

凡取瀉大人每服五釐至八釐小兒每服一釐至四釐
服時最好在晚上次早再服些大黃鎂礦養渣笠等類瀉

藥以助之如此，則能令腸內之積滯瀉出，且所服之藥亦
從此瀉出也。

相

蛤利類

蛤利合

炭強酸
綠氣

成鹽之類

石灰水

轎淡

綠 各強酸

各金類合礦強酸成鹽之類

方劑

瀉丸方

梟綠

二錢

藤黃末

一錢

大黃末

四錢

渣笠末

四錢

鴉囉

一錢

先將鴉囉煮溶，和各藥爲丸共做一百

八十顆，每服二顆至四五顆。

又 方

梟綠

四分

哥囉新鴉囉膏

五分

渣笠膏末

四分

一釐

藤黃末 一分 放入圓乳砵加少水和合爲丸作二十四
顆此丸欲輕瀉者服一顆服三顆可大瀉

又 方

梔綠 二分

嗎拿 一分

甘草末 一分

樹膠末 酗用

和勻加水少許爲丸六顆欲瀉者每服一丸至三丸見效
雜治各方 小兒嘔不止各藥不能下膈者服此甚驗

梔綠

一釐分四次

和些白糖一點鐘服一次便可止嘔因此

藥質屬重墜且水不能化故服之而嘔自止也

又 方 治大人小兒暑汗醃紅腮腋頸項等處

梔綠末

不拘多少

先用水洗淨摻之

一方 紫綠一錢

豬膏八錢

和塗癬處甚效

又 方 紫綠一錢

硫磺二錢

豬膏一兩

和勻擦癩疥

均效

汞藍丸

製法

淨水銀一兩

玫瑰糖二兩

甘草末八錢

先以水銀合玫瑰糖研至不見水銀星爲度然後加入甘草末和勻貯器用時取以作丸照此製法則是藥料每三釐卽函有水銀一釐在內也凡水銀所作各藥此爲通行之品

附作玫瑰糖法採將放鮮玫瑰花去蒂選淨瓣十二兩眼去水溼搗爛加入冰糖粉三十六兩相勻用罐貯密

功用 療治各症與汞綠同

服法 作瀉藥，每服五釐至八釐，卽服至一分七釐亦可。

雜治

一治瘡疔最妙。若初起一二日先用銀丹炙之，或用硝
強水打爛，庶免毒延入血。雖然用意欲其如此，竊覽者甚難倘遇三四日後，毒已

入血，每日當服此藥二三次，每服二三釐，倘服至牙肉略
腫口涎多流，則暫停止。俟口愈後，仍當接續而服，或減輕
些服，至二三十日，或云須服至六個月，其疔毒方能斷根。
去清但療疔服此，令其功用入血以除毒，並非欲其作瀉。
故與上文用意不同。若見瀉，宜加入鴉片半釐以止之。

相反 同汞綠

免瀉方

汞藍丸

一分
四釐

鴉片烟末

一釐
四釐

甘草末

一分
四釐

樹膠末

酌用

四釐

和勻合爲丸四粒每日服三丸分早午晚三次服

火石汞粉

製法

淨汞

二兩
四錢

飛淨白火石粉

四兩八錢

和勻須研至不見水銀星爲度然此雖成幼散若察以顯微鏡則仍現水銀點也

功用

同汞藍丸性則倍純

服法

作瀉藥用壯者每服八釐至一分七釐小兒四五歲者

每服三釐至

四

五釐

主治

小兒傷風身熱，胃不消化，腹內生蟲，疳積作瀉，糞色或

白或青，每日早晚宜服

一釐至三五釐

量兒大小酌用，加白糖調

水服，或加大黃末少許同服亦佳。

小兒或患父母遺

傳疔毒者，服此均妙。

相反

同秉綠

方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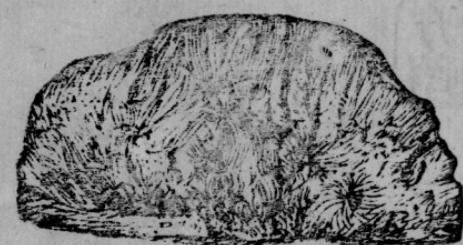
以上秉綠、秉藍丸、火石秉粉皆屬水銀所製，醫者須究

明水銀之毒如何發出，證據要察。服藥者牙齦略腫，有紅絲一條，口涎多見，此須暫停，否則恐有牙肉腫痛，甚或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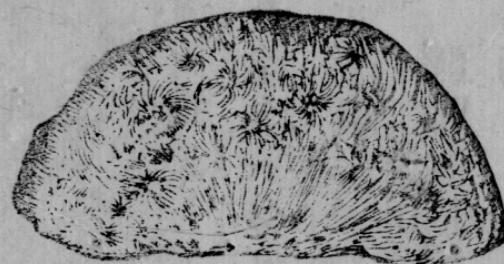
脫之患，故不宜驟服過服也。凡素患頸癰、血薄之人，及

小兒薄弱者，不可妄用。用時須加意謹慎可也。

此藥宜列
入輕瀉門



中國大黃形圖



俄國大黃形圖

大黃

樹產中華四

川省及滿洲俄羅斯
土耳其等國樹約高
七尺采根入藥用

形色

形如蘿白每

多蟲口質頗脆其破
口現紅黃白三線紋

作末卽呈艷黃之色

氣味 氣香味苦而略澀入口嘗試則令津黃而帶少沙

辨別 此物在體之輕者既多蟲口而枯卽在體之太重者亦

非盡佳品是在乎善擇耳

考訂 查時珍本草云能療吐血衄血酒製上行能除腦熱恐未盡然也

功用

清熱去積滯通祕結助消化若研至極細功力愈大蓋因其易入血也用酒浸或水浸之均能提出其功力

服法

重用利大便輕用不能利反以止瀉故每服二分至三分則利大便服五釐至一分可助消化而益身但祇利大便並非令水瀉大瀉也

方劑

一方 取瀉此服大黃取精去滓之法也

大黃一錢 沸水四兩八錢 浸兩點鐘瀘淨每間兩三點鐘

服一
二兩

一方 大黃末

兩安士量

鎂養散

六安士量

薑末

一安士量

三味和極勻每服三分半至一錢小兒減少三分之一

又方

大黃

一錢粗剉

八角

三分半粗末

鎂礦養

四錢

沸水

五兩

浸瀝分兩服二方皆輕瀉者也

大黃丸方

治大便祕結胃不消化午後服三四丸甚驗

大黃

二分七釐研幼末

青礬

二分七釐研幼末

番鹹

六分八釐研末

和清水作丸四十顆小兒疳積或熱症服此藥宜少加
鎂養及沙糖和服

一方 大黃末三分 鎌養一分 作一次服亦妙

一方 小兒肚瀉或大便祕結均可服

大黃粗末一兩六錢

沸水十三兩

浸兩日布瀘加入冰花

糖二十四兩每服一錢至二錢

大黃藥酒方 小兒三四歲疳積及肚瀉甚效

大黃粗末一兩

丁香二錢

玉桂末二錢

淨荳蔻一錢

打碎 火酒九兩

清水九兩五錢

若用尋常之酒
則用十八兩五錢不必加水

同浸十四日每服一錢間兩點鐘一服

鴉囉

該樹產於亞非利加及印度等處樹高三尺餘身徑三

四寸其葉多汁或取樹身之液或取葉內之汁焙乾製作藥園

形色 形若兒茶，色頗黑，天

熱則軟，天寒則硬

鳴囉



氣味 味甚苦

溶化 此藥雖火酒亦未能

化盡，若冷水不能全化而祇
化過半，其餘再以沸水化之，
亦祇化過半，大抵五分約能

化四而已

辨別

此藥用自古昔，但地道不同，功力亦異，用者宜細察焉。

功用

能瀉大腸，殺蟲，調經，暖胃，但不宜過服，過服則令肛門

痛熱，且多作丸服，因其味太苦也。

主治

讀書辛勞，頭痛便祕，婦人腰脊骨痛，月經不行，並宜用

之。

宣息

孕婦及生痔者忌服。卽太小腸有炎症，亦不宜服。

方劑

藥丸方 治虛弱黃症祕結效。

鴉囉

一錢

沒藥

五分

蜜和分作十八粒，每日服二粒。

又 方

大便結，身弱疲倦無力者，宜服。

鴉囉

八釐半

金雞納霜

一釐七

薄荷油

一滴或二滴

和爲丸一粒，每日服三粒。

又胃不消化方

鴉囉三釐四至
六釐八

衣畢格一釐七

作丸一粒每服一丸兩

三日一服

又方 漏大便

鴉囉末

雨安士
量

硬番麻

一安士
爲未

八角油

五十
滴

蜜糖

半安
土量

和勻作小丸每服八釐半至八分半

又方 祛腹內風漏大便

鴉囉末

一安士
量

阿魏

一安士
量

硬番麻末

一安士
量

蜜糖

酌用

和勻作丸每服八釐半至三分

又方 鴉囉

四分

沒藥

三分

青礬

二分

和勻作丸十二粒每

服二三粒亦可欲輕瀉者服四五釐欲大瀉者服三四分

鴉蠅精

夏鴉蠅精
製法未詳

此物作珠形、味極苦、清水與冷火酒不能化、惟

熱火酒及鍼養齒養水方可化、每服二三釐用瀉大便甚驗、

新拿



新拿
俗名
蠅葉

此樹產印度埃及等處、高約

三三尺、亦間有七尺者、采葉用

色味 形尖味苦不適口

功用

瀉大便

服法 宜和別藥同服方妥、此藥多用泡服、少作散末用者宜知

一方

新拿葉

四錢

鎂礦粉

八錢

八角末

一錢

沸水

六兩

用碗盛之



攬勻再以一碗覆蓋俟冷分三次服每四五點鐘服一次至瀉爲止凡服瀉藥未驗者宜服此以助之並療臌脹

渣笠

渣笠

此藥產亞美利加及



處城名因借以名藥者也樹形如菩提其藤甚長采根研未製成爲藥形色根圓

大者如橙外色灰黑內裏乾實如木

氣味

氣香味辛

服法 每服宜用二分半至五分但合他藥同用更妙

功用

能瀉腹中之水消臌症

方劑

一方

治熱症初起口苦舌胎白最效

渣笠

一分
七釐

迦路米

八釐

和勻分二次或一次服

一方

渣笠散

五安
士量

鈸葡萄酸散

九安
士量

薑末

一安
士量

和勻密篩篩之

再入乳鉢輕輕研勻每服三分半至一錢每日服二次

瀉丸方

渣笠

八錢

大黃末

八錢

鴉囉

八錢

番薑

一兩
六錢

加糖薑汁和勻爲丸每服三分半至五分

渣笠膏

製法

渣笠根粗末

十六安
士量

火酒

八十安
士量

清水

十磅即
七斤半

先以渣笠末放火酒內浸七日將酒搾出淨盡設法甑之

提出其酒所臘之藥汁成稠軟膠其藥渣再以清水浸四點鐘又榨出其水將絨布濾隔煎至成膠連初次藥酒膠併入一鍋煎之須小心用火不可過猛煎至不硬不軟可爲小丸爲度

土金無尼

此藥藤本長略一丈五儼如苦瓜樹產土耳其國

采根入藥用根長約三尺徑約三寸以刀割之卽有汁液外流形色如牛乳但潔淨無雜質者方爲上品取汁焙乾色棕黑溶化

水不能化惟伊打火酒可化後氣息微辛熔化後將酒煎去一半加入清水澄定將墜於底者復取以焙乾用

辨別 藥店所沽乾藥根外棕內白無氣味惟取以作膏用

考覈

蓋土人掘根取汁雜有沙泥迨焙乾時泥與汁溷結難分比上等者功力減半服須加倍方能見效故不如製膏之法爲妙也詳見下文

土金無尼膏

製法

土金無尼根

八安土量
研粗末

火酒清酒

備足

先以火酒十六安土入鑄放入粗末覆蓋慢火煖熱至十二個時辰置漏斗中隔之酒盡續以火酒隔至酒內無藥色爲度貯好加清水四安土設法甑之提出原酒將所濫之藥水傾入大磁碟俟冷澄定除去上面之稀水其凝定碟底者再以熱水洗之或用火爐或隔水焙乾卽土金無尼淨膏也

功用

能大瀉水瀉並令肝生多津液解肝積血或用此偕別

種瀉藥作丸亦可

方劑 一方

士金無尼膏末

四安士量

渣笠末

三安士量

乾薑末

一安士

先以各味分研細末然後和勻用密篩篩之再入乳鉢輕
輕研勻作瀉藥用每服一分七釐至五分一釐

又 方 小兒疳積生蟲服之最好因此膏無甚氣息也

士金無尼淨膏

六釐八分

牛乳

兩安士

先以少許牛乳和士金無尼膏入乳鉢研之漸漸加盡牛
乳以不見此膏爲度量兒大小作一次或兩三次服均可

又 方 胃不消化大便結大小腸有風服之立效

士金無尼膏

三安士量
研細末

薑末

一安半

八角油

三十滴

丁香油

三十滴

清糖水

三安士

蜜糖

半安半

先以糖水浸溼二末放

入乳鉢漸加糖水研勻次加蜜糖再次加入八角丁香二油和勻

作瀉藥每服一分七釐至五分一釐

哥囉新

哥囉新

此樹產歐羅巴亞非利加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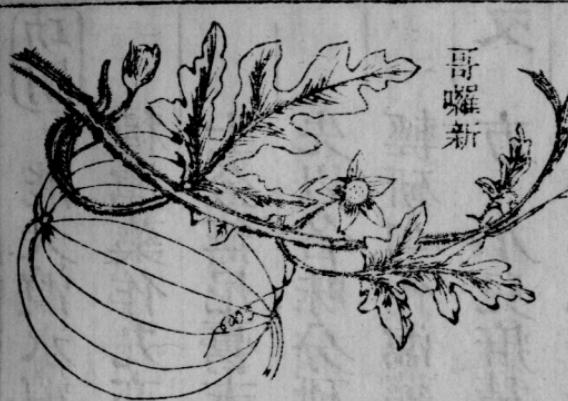
印度呂宋等處其花略黃其藤頗長而樹

身樹枝均有毛功力在瓜

形色

瓜黃而圓狀若橙徑二寸餘質輕

內分三岐當瓜熟時其皮則滑而剝其肉
則鬆而白函核甚多用以作藥自古皆然



氣味 無臭味極苦 入藥先將瓜皮核去清後將瓜肉晒乾

研末作散用

功用

能令大瀉

服法

有毒不宜過服過服能壞人此散須借別藥同服不可
獨用若獨用之每服三釐至七八釐則主輕瀉每服八釐

至一分半則主水瀉

哥囉新膏方

哥囉新淨瓜肉

四兩八錢

鴉囉膏

九兩六錢

土金無

尼膏

三兩二錢研末

番齶

二兩四錢

火酒

六斤

荳蔻

七錢去壳研末

先將該瓜肉放入火酒內連浸四日搘取原酒去瓜渣將
酒設法提出另用將臍下之稠汁將鴉囉膏番齶上金無
尼膏末荳蔻末加入和勻慢火煎至稠結攬勻作膏此

等膏西國藥肆常備最屬通行

方劑

一方 治胃不消化肚痛

哥羅新合鴉囉等藥膏

七釐

此藥膏
西國藥店常備

迦路米一釐七

和勻作丸一粒 每晚服一丸甚效

外治

一方

哥羅新淨肉

一箇瓜內
之三分一

清水八兩

浸透

用水節節射入肛門通結糞滑瀉

女人白帶節射入肛

門令瀉而白帶

自愈

布道非連

此



布道非連根

樹產於美國
蓋

野生非人所植高約尺餘而每生於巨樹下也該樹不過兩葉
中結一菓而甜可適口入藥專用根

形色

根長三四寸徑粗如鶯毛管其色棕研末則轉灰色

氣味

氣息頗甜其味苦辣而悶

溶化

火酒能提其功力

製膏法

用根研粗末

十二兩

火酒

六十安士量

先以火酒溼藥

末放漏斗中餘酒逐漸注下接以樽設法飰之

提出其全酒貯

用另用淡鹽強水

以清水廿二分鹽強水一分和勻

比如提去酒之藥水一

安淡鹽強雙倍凡將藥水傾和時

不住手攪勻放十二時辰凝

定後除去上面稀水取其稠結者洗以清水焙乾

功用

同渣笠膏

服法

每服一釐之五分四至一釐半立

見大瀉或用以作散或用以作丸均可惟宜慎用耳

主治

凡大便結面黃肝積血膽汁少糞色白者服之皆效

方劑

一方

治便結口苦肝積脾胃不消化

每晚宜服一丸

布道非連膏

一分

顛茄膏

五釐

甘草末

一分

和勻

作九

二粉

藤黃

此樹原產暹羅安南國研其樹身皮裂液流接以竹筒

凝結成條

形色

質脆易碎長約六寸徑約一寸橙黃色和

水色亦黃

氣味

無臭頗辣

溶化

大抵水能略溶伊打

酒可化

功用

瀉水殺蟲消臌脹治臌脹宜和硇養渣笠等藥同服

方效

藤黃



服法 每服宜用二釐至八釐惟不可獨用及不宜過服若多服則不免作嘔

腹痛

方劑 一方 治臓脹瀉水

藤黃

一分

鋸葡萄散

二錢

渣笠

錢

共研勻分六包每兩點鐘服一包
凡大腸結熱腦中伏熱均宜服

帶



一鴻丸方

已詳上文迦路米篇內

巴荳油

此樹高約丈零產印度中華四川等處樹身亦能發

表樹根亦能大瀉惟鮮用耳 製油之法取子去壳搾油 又

法 或用炭礡水或用伊打酒浸之俟浸出藥味隨將水與酒
煎去則所贍者此油也 形色 色清貯久變黃 氣味 辛

溶化

伊打酒能化

功用

瀉劑上品

主治

頭痛腦熱

大便結等症

又塗此油在肉能生炎起瘡癩

服法

此藥功力太烈每服一滴至三滴卽大瀉故非常用

方劑

一方

巴荳油

六滴

番鹹

五分

八角油

二釐或用
末亦可

甘草末

巴荳油

不拘
多少

共和勻爲丸八粒每服二粒

又 方 巴荳油

二滴

火酒

少許

加麵包末和勻爲丸或

四粒或八粒俱可每一二點鐘服一丸能瀉

一方 風溼骨痛

巴荳油一錢

橄欖油

五錢或用生油亦可

和勻擦之

又 方 風溼症效

巴荳油一錢

松節油八錢

調勻擦之

衣禮爹

此樹產於歐洲其形恍如苦

瓜樹而莢亦似小瓜長約寸餘外有微
筋而內有黑核作藥則取其未熟之莢
搗出汁後隨除去上面稀水其餘濃汁
墜下取以焙乾用

形色

乾後成片

衣禮爹



氣味

苦辣服後涎多口苦難回無酸力亦無蛤利力

溶化

水不能化宜以熱火酒化之也

功用

此藥能大瀉功力峻甚

服法

每一釐宜分九次服隔日服二三次若猶未瀉則以漸

加之至瀉爲度且不直接連頻服服多則作悶作嘔水

瀉不止速見憊弱大服輒能壞人

主治

肺有血積不安及頭刺等症服此能令大便水瀉自覺

安然

方論

若用以療水臌其功遠勝別藥蓋水臌有兩種其臟腑未壞者服此可愈其臟腑已壞者服之雖難告痊亦可暫

安若臌症而至頭與手足均腫則兼服利小便劑可也

但水

臌與子宮核瘤不同治法
醫者須子細查確乃可

方劑

一方

衣禮爹片 玫瑰花膏 甘草末 和勻爲

丸惟此藥片用一釐須分作丸九粒務令均勻

一方 衣禮爹

六釐八

熱火酒

四安
土量

和化每服三十滴

或白粥或清水送服

自藤黃起俱大瀉藥

附用藥水節射肛門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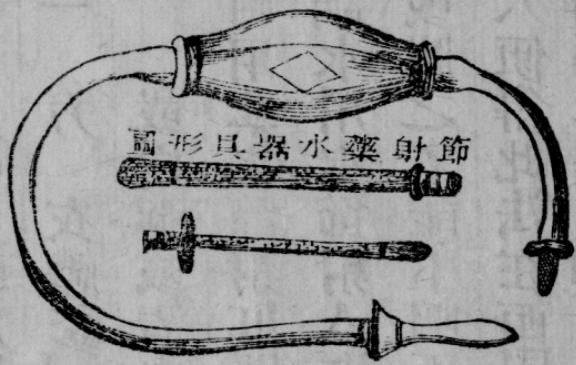
已上各種瀉藥除迦路米外均可

調水用水節射入肛門取瀉

彼大腸結熱倘服瀉藥不瀉更

或服之不能下咽而動多嘔吐如此則毋庸內服卽由肛門射

人便得此法在西國頗爲通行又法祇用水射入以助其瀉



或暖水或
冷水均可
便能將焦糞推出大抵該水約
用一斤至二三斤爲度惟射入後須着病
者略忍片刻方驗若晚間大便甚結則約
射水四五兩令其忍至天曉而該糞自不
燥結迨曉後再射以多水自然瀉出凡用
此法者宜徐徐射入不可急躁

藥水方

新拿葉

四錢

沸水

十二
兩

浸

一點鐘加入鎂礦粉四錢再加櫟油八錢或生油亦可和

勻節射入肛門甚驗

又 方

生鹽

四錢

粥水

十二兩或
薏米水

加生油少許和勻射

入亦妙

餘論

西國用水節射之法，器具不一，類多巧妙，或藉他人射入，或由自己射入，均可。況除此而外，推之婦人前陰，或有膿瘡，或有瘀血，與夫目內耳內，或有患症，俱可用此法洗淨。學醫者宜悉察也。